

CM 250.89

1274

部三:4

正德袁州府志

棗州府志卷之十四

藝文四記



隱齋記

張栻南軒先生

予弟杓為棗州再閱月以書來曰杓幸得備位郡守懼無以宣上之澤於斯民乃闢便齋於廳事之傍日與同僚講民之疾苦相與究復之暇則誦詩讀書於其間以自培溉敢請予嘉其意為大書隱齋字以寄蓋取孟子惻隱之心之義夫所謂惻隱之心者惻然有隱云爾嗟乎是心乃子民之本一日夕之間事物之接乎吾前與

棗州府志卷之十四

夫講論之所及思慮之所萌所謂惻然以隱者如源泉之連續而不窮新而有常流行而不可以已則其履度也豈有越思而其施於四境之內者雖不中不遠矣子其體是心而存之而充之勿使有害之者而已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所貴乎學者以能愛人也為政者苟惟不能知有是心之存則本既不立矣雖有過絕人之才智亦何以觀之哉抑又說焉人之情於其始也惴惴然懼其不克也汲汲然憂其不及也察民之從違而未敢安也則是心之不存焉者寡矣及其久也於意之得而

滿於譽之聞而矜於令之行而忽則所謂隱然者將汨於因循而怠於矯肆政之所繇隳也嗟乎可不懼哉而可不察哉又其可使箴儆之言不聞于吾耳哉併書之使刻寘于壁淳熙四年三月戊午記

新建學記

張栻

淳熙五年秋八月栻來宜春至之明日州教授李中與州之士合辭來言宜春之學自皇祐中太守祖無擇實始為之今百有二十五年矣中更兵革廢而復興惟是庫陋弗克彌至于今守乃慨然按尋舊規首闢講肄之

東州府志卷之十四

二

堂立稽古閣於堂上生師之舍皆撤而一新之將告成而君侯適來敢請記以詔多士栻謝不敏則請益堅乃進而告之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意亦嘗考之乎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其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有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于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蒞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為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

以明人倫也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宋朝列聖相承留意教養所以望於多士甚厚三代而後言學校之盛未有若此時也然則教於斯學於斯其可不深攷先王建學造士之本意而勉之乎夫四德之在人各具於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方載於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孝弟之行始乎閨門而形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是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嗟乎可不勉哉於是書以為記

袁州府志卷之十四

三

三先生祠堂記

朱熹 晦庵先生

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祠於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為之鑿淺陋乖離莫適正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 俗之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 此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

世之下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  
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  
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炙之而得其傳於是其  
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  
異端之感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  
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  
焉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為不小矣然論者  
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  
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乃或輕議之其有畧聞之者則

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以求其切於  
脩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為此祠而屬其筆  
於熹者其意豈有不在於斯歟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  
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  
得從祀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揆  
之為大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荆公安石父  
子勿祀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  
下詔罷臨川伯雱者畧如揆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  
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

其無患不從矣張侯名杓丞相魏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異時從容獻白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祠徧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既為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朔記

支移倉記

分宜

歐陽朴

新喻人

袁州上供之輸故寓于臨江自淳熙元年始徙歸分宜七年始建倉于縣江之南輸不勤遠公私咸宜然規模

袁州府志卷之十四

五

未備歲輸厥告盈往往俟漕運發厥載乃復受官患滯民民苦伺官因循苟且以幸竟事十四年郡委縣主簿劉君孟容視輸慨然以便民為志乃平槩量乃削年蠹民無苛費公不乏事因思有以廣其倉之未備者則請計臺得錢共十萬米五鍾乃規其倉之兩隅創為新厥其度如舊厥復增舊厥之扉鑰甃瓦其飭如新厥舊厥亦揭足國裕民為賢六字以為號新厥二曰公平簿謂公則國可足平則民可裕必公必平所以為賢也民甚便之夫士之仕者未嘗不欲行志以及人然左掣右繩

志堅而事遠理順而勢格凡廣惠獨見或有不得行者  
今簿以小吏之卑欲有所為而上官應之如高屋建瓴  
水在已不敢以專請輒舉為嫌在彼不以尸功出位為  
議是雖簿有以素信於人然非部使者與守侯之賢聽  
而從之則簿之志亦不能有所行矣予家喻川與分宜  
接界見士民往來談十五年夏大水簿嘗擅發計臺所  
儲是倉之粟以賑民甚德之使者曾不以為專也予  
固已深嘉屢嘆矣茲又聞增修是倉無非有以便民者  
予因諭所聞樂為記之前所云使者守長則漕劉侯穎  
太守黃侯環通守趙侯伯厚邑長周侯宗文而協贊增  
修之役者監張君子云

尊德堂記

周必正

予兄子上守素之次年政令既孚日以無事徜徉於後  
圃得廢地焉高者為糞壤下者為污瀦荆榛荒蕪過者  
不顧而公堂醞釀實居其中乃徙置他所鋤理平治作  
堂於其上七間以其四楹為左右室前立步簷後設更  
衣之所窓牖虛明階城峻整潭潭殖殖氣象甚偉又置  
二屋於堂下之東西隅以供烹滌繚以周牆列長廊於

其南植怪石花竹於四傍凡圃中之亭榭有九而堂為冠既成合賓客以樂之且名之曰尊德或問其說則曰宜春自昔以來仕於此者不知其幾人其賢之傑然者有三人焉正直慈愛宏材碩德吾尊房公誠排異端扶植聖道吾尊韓公文謀武畧外定內理吾尊李公其他相繼而稱賢者吾將次第尊之昔王涯守此邦嘗立石以紀房公之行事柳宗元以其能尊德而稱之吾於古人皆願朝夕景仰以庶幾萬一焉且吾聞誠明之學能盡其性則能盡物之性故記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吾又

將安居致知履中庸之階室而自勉不亦可乎是歲予適自我監丞避嫌請外繇清江來省伯氏而堂甫畢工因以命必正曰其為記之竊嘗觀今之為政者固有能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者矣令行禁止發姦擿伏如神明者亦有焉至於尊德樂道切切而不置者則寡矣况之為政嚴而不殘寬而不弛不枉道以邀譽不立奇而徼福清心省事責賦以時上下晏然方且責已之未備潛心於前烈而今歲素於江西獨為有年經始仍舊衆役畢備乃克治庭宇以自樂優游於誠明之塗蓋不可



不記也雖然往者蘇文忠為膠西守名其堂曰蓋公特從僚吏游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况尊德之意如是則素之為郡東至吳越西放於湖湘以連巴蜀南極交廣九里閭之間與夫隱德君子蓋將我冠振纓樂告以善又豈特如所言而已耶况應曰然退而為之記

勞拙堂記 萍鄉

王謙 知萍鄉縣事

縣治初於兵火餘大抵皆簡陋無別館曲室以邀獨圃有二亭與是耳予既至則病其名之不雅馴雖雅而義

袁州府志卷之十四

八

非所安也乃以陽春易登賦先月易凌波名堂曰勞拙以更莞爾焉客有見者曰作偽心勞日拙茲固周王所以戒鄉士也而子反冒其所戒何哉予應之曰有是言也不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乎貴賤不嫌同號羨惡不嫌同辭亦春秋之法而又何傷亦奚惡夫偽獨不見今之課窳者乎灌溉猶昔也則曰水利興殍瘠如故也則曰賑濟得縱罪匿囚而以園空聞哀東益西而以羨餘獻往往緣是得大官好爵者矣謂勞則信然拙蓋未之見也客笑曰子之言吾不能盡知抑有激也乃歌而去

曰民吾同胞兮撫之不得不勞兮拙雖獲罪庸可逃兮  
偽不能以終朝兮作之亦徒勞兮拙雖未敗久乃昭兮  
因鏡其語壁間以諭後人請擇於斯二者淳熙四年八  
月既望記

貢院記

錢文子

袁為州地甚陋而自唐以來號名郡進士之盛接踵魁  
天下宋興休養涵育被以文教於今二百三十有七年  
秀民義士崛起迭出者至無所容舊貢院在郡之東紹  
興中士亦多始合迎恩驛以試其後又益多則東通報

恩寺創廬舍以處之今又滋益多矣古者貢士試之以  
射求其容體比於禮節奏比於樂然後得與於祭而升  
之列位於是乎賦嘉魚鹿鳴以樂得之上尊士而士亦  
自尊也今士應舉裹飯負笈駢肩而入據按執筆以待  
試問亦既非古矣而反無所容至攘臂相先偪側鬪競  
姑以文墨幸於一得是豈惟士之不能自尊蓋上之人  
亦有過焉郡太守三衢江侯自任視事之二年慨然念  
之乃相東湖之傍右江左山其地為宜謀之通守長沙  
張君鼎遂徙闕武場馬驛轉而東以其地創新貢院為

堂為門為廊廡合二百三十有二楹起六月庚申訖九月甲申而畢官吏寓處内外有嚴庖湔井溷罔不畢備蓋江侯約已節用以奉茲役且屬之軍事推官建安虞庠宜春尉三衢徐儔而二君蒞事恪勤功用克集凡為錢三百七十萬有奇不請於朝不賦於民不取辦於諸縣而棟宇屹立煥然湖山之間侯於士可謂無負矣為郡士宜何以報稱予曩在大學同舍生劉堪為言宜春山川之美人物之秀每願家焉而未能貢院成江侯以書來屬予記樂書之他日從劉君游其鄉將見宜春之士濟濟相遜如古射宮拾取科目如唐會昌相與共詫得人之盛而詠江侯之遺德其必知所自來矣慶元二年十月二十有六日

重建大成殿記

劉穎

慶元三年秋七月壬子宜春郡學重建大成殿成教授信安夏蹈古以書抵予言曰學故有殿創於至和之甲午修於政和之甲午閱歲益久棟宇頽撓且規制隘隘隘春秋釋奠執事獻官周旋不能爰議撤而廣之郡太守江侯自任可其請今太守高侯誅之董其事捐錢共百

萬蹈古又收合養士羸貲得百萬度材賦二期年乃就  
堂延宏敞像設顯嚴觀禮歲祀於是宜稱惟兩侯知以  
教化為先師於學而無廟蓋作於後世耳至末世或廟  
而不學逮我宋之興始詔郡邑皆得立學而學校遂徧  
天下尊事吾夫子之禮亦加隆焉可謂盛矣昔韓文公  
謂自天子至郡邑通得祀者唯社稷壇而不屋獨孔子  
巍然用王者禮所謂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杜牧之  
遂謂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仰惟吾夫子以窮老不  
遇之身傳道授業立言垂訓為千萬世仁義禮樂宗主

士之欲脩其身者明此則為君子昧此則為小人有天  
下國家者由之則治不由則亂其功蓋與天地相為終  
始豈侯區區廟貌而尊於壇屋異尚先王制禮意各有  
在初非以是為加損也雖然人之常情苟有動乎其目  
斯有作乎其心則廟貌之崇亦足以使人皆知師嚴敬  
學之意矧今善治一新盡洗百年之陋將見是邦士子  
觀感而化夙夜競勤乎詩書之業脩飾乎行義奮發乎  
文章燁然有見于時則三君子之用心成效蓋亦遠矣  
其可以無述乎頃余分教湖湘改秩過郡甫在壯年大

守葉侯程石林先生之子也方勸駕諸生之間余至留  
預賓宴自與多士接後將漕江右實領學事其時秀彥  
有仕於屬邑者首加薦遂登天朝為儒官儕輩趨之夏  
君與吾同鄉里且致多士欣願之素以衰病荒拙辭不  
可勉為之書

景韓堂記

黃禴

士有奮乎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仰其大名勁節若北  
斗華嶽起敬起慕惟恐或後者豈非以其人富聖賢之  
學興一代之文正色立朝名節迥絕更世百千凜乎英

烈如存耶况其居官仁風善政所至可紀一言一字高  
出百代士林之表然則像而祠之飲食而祝之甘棠之  
勿剪峴碑之墮淚亦固然之理也唐三百年名公偉人  
項背相望昌黎文公寔為巨擘元和間嘗刺袁州閱年  
數百袁州至今懷神明之敬父母之思郡圃舊有堂紹  
興中更名景韓歲久日就傾圮慶元三年太守高侯誅  
之來守是郡訪古尚賢閱其棟宇傾欹牕戶腐壞惜城  
缺陷悉易新之取公所書進學解刊于壁堂之左闢一  
室曰晞傳其右通圃揭榜曰日來以寓其尊仰之意禴

僑寄是邦共登斯堂辱謫以記固辭不獲因喟然嘆曰  
昌黎公之隆名大節如日月經天照映區宇四夷八蠻  
咸知尊敬况中國乎况來之人慕韓蓋亦以韓而望侯  
侯之修是堂蓋亦企韓而自任然此堂之復舊觀亦可  
謂盛舉也嘗觀古人登箕山者想伯夷之風見河洛者  
思大禹之績一登臨之頃猶於古人惓惓如是今山川  
城郭風采如在佩公之故印撫公之故疆安得忽然忘  
情哉是宜申仰高之詠興跋及之志求公之所以治民  
所以事君所以成己者今侯之景韓如是後之人亦將  
倣侯之所為則致意於斯堂者不獨淑其身又將淑諸  
人也大哉堂乎請以斯言鐫諸石慶元五年二月日記

州濟米倉記

李直節

本州土瘠豐歲僅自支江淺他粟猝難致間告旱勞埃  
命發廩饑者不可待前太守高侯諫之嘗議糴旁郡為  
備今太守李侯詵實覓其事積之分宜萍鄉萬載外邑  
為二千斛州為一萬斛築新倉以儲之名曰州濟或儉  
歲州得自專發平其直以濟吾民期穀賤補其數若能  
增益之而又繼以常平之廩五州其永濟矣乃命郡從

事李直節書扁併敘大畧揭於楹間敬告來者慶元六年歲在庚申正月十三日立

西社倉記

萍鄉

朱熹

萍鄉胡君安之來學於余一日致其鄉人士君子之意欲余為之記其社倉之役及扣其詳則出是書一卷曰此邑士鍾詠之所為也是倉之成鍾君及彭君公修寔有力焉故所登載詳密如此余固嘉其敏於事而又能述以文也因念紹熙甲寅之歲赴鎮長沙道出茲邑邑之士導余以觀於其學而請記之及行堂序間則既有

袁州府志卷之十四

十四

亡友劉君清之之刻在焉余拱而讀顧而嘆曰美哉乎子澄之言也諸君日誦而時省之則亦無以余言為矣即謝去不敢為而諸生至今猶有望於余也矧曰是倉之成既出鍾君之手而此文又出其筆則曰何以異於學之有記而復何待於余言哉又况天下之事是非得失固有定在而其盛衰興廢亦有繫於時勢而不可常者故若余之衰謝淪落徒足為是倉之累而不足以增其重諸君亦何所賴而請之若是其勤也為諸君計莫若具刻鍾君之記以示後人使諸來者有以知其成之

之不易如此而不忍壞焉斯亦足矣胡君告歸因題其  
卷尾以授之且以併謝庠序諸君幸毋忘子澄之教也  
慶元庚申二月乙酉春分晦翁病叟朱熹書

曝書記

達煥州學教授

曝書有集自秘監外列郡無聞焉茲缺典也龍泉羅君  
克開守宜春修墜起廢於學校尤加意士類翕然知歸  
迺於蒞政期年歲在丙寅季夏朔殿謁罷進諸生語之  
曰學校以養士也則讀古人書以自養也我國家養士  
之仁至矣中興以來意愈加厚高宗皇帝轍萬機暇筆

六經以詔多士迄今在學官珠藏宸翰與日月並明袁  
雖僻在江右名卿大夫由鄉校奮者不勝數書之功也  
然是學書籍備矣傳歷久得無蠹蝕乎披閱多得無散  
失乎苟爾教養容有缺遂命郡文學達煥哀舊增新以  
緝以紀列于稽古閣左經右史越六日率賓僚偕諸生  
整冠肅容端拜觀焉簡編秩秩雲漢昭回見者咸起敬  
慕少間序列長幼舉酒數行罷名曰曝書茲集也官于  
茲學自正錄下為生員有樂暨鄉大夫舊執經者咸在  
前此未有也夫教化以學為本學以書為本郡大守執



教化豈不聞知或奮以事或拘以例鮮不視為迂緩今  
不急於簿書期會而急於教化舉他郡所未暇與昔人  
所未為者首行之上以副聖天子作成人材羨意下以  
起諸生激昂自奮良心為益不少可無紀載以詔來者  
於是諸生請鑱於石達煥職於學官敢敘其本末云時  
開禧二年六月記

勤順堂記

林垞

勤順堂者郡守羅公所築也名之者何以政成也昔韓  
昌黎序鄆之溪堂識其從事之語曰上勤下順堂名是

之取爾僕暇日侍公以登公曰盍為我記之辭不獲命  
退而書其大畧二十石秩優執重朝家更治考功公鄉  
此其選也居是職者或振領不屑細務凝香森戟坐嘯  
黃堂怠於政者有之沉湎遊逸蕩心娛耳妨於政者有  
之背公營私務自豐殖以蠹乎民者有之力役之不時  
供億之亡藝以罷乎民者有之若是者漫不省勤順為  
何事其有軫民之憂思已之責力不副心悠悠玩愒已  
而湮滯填委壘蔽相承耳目有所不及而姦胥攘臂矣  
其有癢痾同體惻怛興懷鼓之以仁風濡之以惠澤平

康正直綽有餘裕逮夫接羽交馳錢谷甲兵之間日至  
乏與是喘暹責未能借曰不為苛取亦將巧計趣辨矣  
若是者其視勤順抑有逕庭故材不足以治劇技以盤  
錯而必撓明不足以燭理眩以是非而必亂義不足以  
制欲動以利害而必變公之始至也帑庾單乏紀綱頽  
弛吏徂於慢而民未熟於化以寬則玩而弛以威則懟  
而囂公曰是未可以空言動也慮之益精執之益堅行  
之益篤謂理可以屈人之心則不必窒其口也始而謹  
既而疑終而服期年大治利者新仆者起訟惟不蔓也  
而自清財惟無蠹也而自足官不必勸而承風吏不必  
懲而畏法為士若民不待教告而趨令順治若此而公  
之勤則有加焉其去如至之始而居今必計其後方且  
儲其贏以備他日之須不啓其倖以貽悠久之蠹報政  
有日人安其化依依願留發於心聲於言民情難保也  
亦易固也勤順之報亦大矣凡為政弛張之宜必久而  
後成人心是非之公必久而後定不要其成不待其定  
不足以究賢者之用心有國有天下者皆然獨一郡乎  
哉公之名堂其旨遠矣堂據郡治之乾隅蓄其蕪崇其

塾直其隙諸材於贏計役於卒量工於僦事逾月而成  
成而民不知役帑不知費冠以平西之樓輔以更衣之  
舍屹然郡圃之甲觀也然公非以是廣游觀之美於命  
名見之後之人觀是名者當求公之志而登是堂者當  
知公之政矣公名克開廬陵人以開禧乙丑七月來守  
宜春堂之成丙寅九月也

待補莊記

張嗣古

士夫比應書志於得而已所取有寬窄故所得有難易  
士子銖較身之通塞則舍窄就寬心所同然比歲儒風

袁州府志卷之十四

十八

益盛塲屋舉子益蕃閩浙一郡人或二三萬大抵數百  
才得一士窄且難若此獨大學首善之地著令四人一  
分解一名其寬且易人人若彼束號士鄉名流墨客先  
後相躡前舉終塲逾二千五百籍令額十有三人率再  
有乃取一今九人而已其狹已甚自待補之制行士居  
邀方小州壘疊有執經槐市之望以趨寬且易之途歷  
計索之先達繇上庠收科第者不少近年中待補赴國  
學者甚喬抑何甘心於窄且難而又絕意於寬且易課  
之有二說曰其行無資也曰其往無朋也予紬繹其說

二者不相待而實相關其言非以自文實則自揆也有  
資斯有朋矣迺斥公帑之贏鬻田置莊命曰待補收其  
租三歲一給分餉赴補之士凡用錢六千緡有奇田以  
把計五千四百有奇歲收租市斛六百有奇賦學田免  
輸稅給憑附契匣得開元寺金僊廢屋數間并其餘  
地中庭左右今創四倉庭後龜頭供燕憩之須餘地以  
備曝眼觀眺推擇一鄉之善貢士趙監稅猷進士李蒙  
亨趙重諉以司存凡收租發糶以時一聽其經畫官不  
預知市估有低昂積貯有登耗悉据其實糶畢具某年

袁州府志卷之十四

十九

歛散米若干直各幾何報州學或租戶逋負過期申州  
學錢糧官遣人督治深惟此邦限以貢額之窄士氣沮  
折其待補前名較以盱江清江取放蓋在解送之域而  
諱勞憚費有如前之二說聞者深喟是莊初成人情積  
習頹弛必藉鄉大夫勸率經理以趣其行惟茲事龍圖  
右史張公暨套局李判院實啓初議幸不隕墜后日縱  
吏其初僉言所屬一試之後如就熟路孰不競勸凡赴  
補人給三十券不許併支起程十千或慮人意難憑則  
發軔五千亦在審度到三衢十千行都試罷十千人多

券不足以券盡止人募券有餘儲之以俟次補衢暨行都當有寓券之所人給二帖取之寓券非鄉大夫或郡守貳移書齋往不可自本推之待補亦勸駕之小者得辭其責我乃若攷覈分餉州選委一察吏治之足矣莊既訖工右史張公大書其扁揭諸門端觀者雙敬凡田之土名畝步租額佃戶列具下方敬鏡諸石用貽永久開禧三年二月初泚記

脩城記

張嗣古

開禧改元夏五月廬陵羅公亮開被天子明命來守宜

袁州府志卷之十四

二十

春郡頒春之初訪風俗詢利病髮櫛及解井井有條理未幾登城周視則墉堞頽圯榛莽叢生大不足以為民衛因喟然嘆曰保障太守職也而玩愒苟簡至是乎迺命巡檢使汪世顯稽功料役增卑培薄伐材陶甃于山于郊百堵咸作因舊而增新之其木石瓦甃之材以枚計之凡五萬五千有奇役人之力以工會之幾三萬而樓壘轟聳屹雉堞崇峙大體蓋畧備矣按宜春郡肇於秦漢定於隋唐而升於我宋江湖荆漢蜀廣之道四出於此方海宇熙乂擊柝聲沈借謂江右樂土歲或不登隣

封環接亦有赤子弄兵潢池則武備弗完所恃惟城池而已世傳漢灌嬰定豫章郡城宜春而史不書殆無所考信然圖志謂黃巢蕭銑寇江南不能入馬希範據長沙不敢東窺則城之堅且固亦舊矣靖康逮炎間脩築之詔屢下翼翼嚴嚴固有疎闕數十年來縮甲不用太守以健於理財聽訟為急以興治補弊為緩缺防弛備踵陋蹈傾墉摧陴廢不復經意袁民得莫枕者直幸耳世所急而公緩之此城之所以亟脩而公之所以為有遠慮也賈誼有言不植則僵不脩則壞天下之弊其積

非一日則其起亦非一人吏以習安苟具為常固不可望其有所脩植然植者立脩者全而繼之者弛焉則僵與壞不旋踵矣公治袁二年惠洽威暢爾書之徵當已自九天下杜壞於微扶僵於漸獨非來者責與雖然民保於城城懷於德使良二千石有善政以結民心有德化以固民志則與民守之効死而民弗去城雖百年勿壞可也開禧丁卯三月記

叢桂堂記

林垌

予始讀李泰伯袁州學記慨想袁學之盛而未及見竭

來之官首謁宣聖廟循兩廡而進見諸生之舍荒涼頽  
敝楹牖不全几席不設衿佩蕭然與昔所聞異詢其故  
曰袁學自唐有廟本朝景德間始有講堂皇祐末大守  
祖公無擇知學宮缺狀迺營教養之地而今學實建爾  
來百有餘載矣其後闢舊堂為明倫進德而孔殿復新  
官于茲者視廟之足以獻享堂皇之足以論集姑亦已  
矣故執經之士驟來脩散其游息乎此者亦少也序室  
之未備其已舊矣予四顧興歎未有振斯文者友人  
東嘉虞君以舍選為郡文學蒞官未幾頽綱寢革教法

備舉而又量用度謹出入待羨贏增僦屋比年積愈豐  
一日訪予曰吾備員教官三年矣行且滿秩惟是學舍  
未葺不欲以累後人予聞而喜曰子之志則善然子行  
有日矣恐不及事則應之曰吾規畫已定土木之費不  
求而粗足奚事之不集予因縱吏之虞君乃告役期於  
郡畧趾程工擇其徒之可共事者合謀展力諸匠受成  
計日而事廊廡奕奕藻色煌煌職事有位生徒有舍庖  
湏有所築堂于西垂以半水拱以桂林既成榜其扁曰  
叢桂諸生請曰宜春文物甲江右廬易繼勉多士士益

鄉學大比之歲登桂籍嘗不下數人今諸生穎然有攀  
高之志願即堂名而繹之予辭不獲因為之言學貴乎  
有用而不汲於求用韓文公字符讀書城南作詩勸戒  
愛子之意悉矣然教之以勤學則可而以富貴利達動  
其心則不可夫子厄陳蔡其道雖窮而與其徒問答相  
樂弦歌自如漢祖兵行天下所遇風靡魯獨守節不屈  
引兵環之死生一鼓之下耳而諸儒講誦不輟聖賢遺  
化如此夫困窮生死舉不足以入其心而後所志定而  
所守堅所養深而所造遠若夫怵於榮辱得失之中利

可動則害可沮作輟因之非古之學也今賢侯方崇教  
養諸生親承明師馳騫禮義之塗湛泳道德之淵偃息  
詩書之府當求夫古人所以致力之地審義利辨是非  
擇而執之不為異物所遷而自立於高明廣大之域異  
時出而用之治國平天下分內事耳彼盧易輩豈足為  
今日道皆曰願承教書之以為記嘉定戊辰季冬朔記

建韓文公祠記

黃幹

自堯舜至於孟子二千年間聖賢迭興以道相授其彰  
彰較著者前後相望也臯陶伊尹萊朱大公望散宜生



之倫亦皆得以與知道者列顏曾子思則不待言而源

流可考也自孟子十年而後有韓公獨以斯道傳為已

任以古準今一何衰盛顯晦之殊耶古者道德一風俗

同歷世雖久所守者一說而見素明也周衰異端之禍

起學者各以其所見為守而道始晦故古之為道也易

後之為道也難若韓公者尋緒於支離摧駁之餘而卓

然有見焉則自比聖賢以冀斯道之傳宜矣公以道自

任後世稱公者亦以道歸之約六經之旨以起八代之

衰排二家之非以濟天下之溺諫宮市貶諫佛骨又貶

袁州府志卷之十四

二十四

流離困躓瀕死而不悔公如鎮州迂公者皆甲人為公

危之以禮開諭皆俛首聽命非有道能若是乎然先儒

誦公之言獨曰軻之死不得其傳非公有所見則所傳者何事且公所見者

何也天之所命之謂性公則曰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

智信率性而行之謂道公則曰仁義而之焉之謂道脩

道以導民之謂教公則曰其法禮樂刑政其位君臣父

子由是而充之則日用常行莫非天理而私意人欲邪

說詭論無所容乎其間矣其辭確其旨明此豈臆度料

想所能及哉體於身驗於心斷斷乎不可易也以公之

所見觀之則聖賢所傳其不以是歟荀楊氏去孟子未  
 遠也醇疵之不同其見者異也公稱孟之醇而斥荀楊之  
 疵則公之見蓋有得於孟子而又少以自况也公之書  
 一則曰仁義二則仁義見之明也如此居仁由義聖賢  
 事業具在是而况言論氣節之一二乎故論公之迹不  
 足以知公之深觀公之所見則公之以道任者可知矣  
 公嘗為袁守袁故有公廟後遷焉尋復其舊歲久頽圯太守  
 著作郎鄭侯自誠始新之宗正少卿滕侯強恕續成之  
 而屬幹記其事世之稱公者既不足以知公之深甚者  
 則指公為文人又以文為道使聖賢之道不明而公之  
 旁搜遠紹辛苦而有之者生不得究其施沒無以白於  
 後非先儒發其蘊公之志何自而伸邪推先儒之言以  
 明公之志其敢以陋為辭幹不敢以文尊公則公亦不  
 鄙其文之陋也嘉定戊寅十月初記

東州府志卷之十四

二十五

新修學記 宜春

林垌

宜春為袁劇邑倚郭而役斂煩事叢而理化雜長吏催  
 科以時獄訟無壅則曰吾責以塞學校之不脩教養之  
 未倫往往舉而歸之郡守無復過而問焉故有郡無學

有學無教有教無養不知其幾十年矣予為郡從事時嘗按宜春志采耆舊言縣治西二十步有夫子廟鞠為荆榛瓦礫生徒課肄附于州學淳熙中尚書張公杓假守是邦以縣學久缺而孔廟又不相屬始與邑宰柯春卿鄉之賢士大夫合義而遷之度址秀江之北背山阻水唐狀元盧肇之故居也廟貌堂廡始合為一逾二十年司馬朔以先德之裔出宰復築四齋於其傍由是生徒有舍而職事未有位庖湏未有所廩給器用未有具雖欲敷教而卒未能興事之難如此又十年今四明姜君

光寔米下車謁學顧瞻嗟嘆久之語生徒曰設庠序以興教化其可廢乎退而搏節出入之數剔其蠹恃其贏迺立講座創兩職事位庖湏廊宇為之一新繚以周墻藻以丹雘房室既備復取在官沒入之田以充學糧輟隙地初僦屋斂金以增諸生之俸春秋混補季攷月書并出進退皆令君主之其行藝之足以帥眾則舉而位之職事向之隸名冗食一切罷去諸生相率以與選為榮冠帶之容絃誦之聲濟濟洋洋涵泳教養之內文風為之一變諸生撫其事屬予為之記予以訥辭不獲因

與道其所聞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自上而下無往而非學士生斯時亦無往而非教朝夕  
之所從事非致力於明晦則遊處於庠序異物不得而  
遷故其嚮善也篤是以天下無自棄之人三代衰學校  
廢有志於道者不過相與私淑諸其徒而在上之教養  
俱無間焉異時武城絃歌夫子為之動色偃之言曰君  
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世教未淪小人  
猶知學道况君子乎後世之知學者鮮况小人乎宜春  
山水明秀古號多士而細民險健終訟亦或有之恢禮

教之範張廉耻之維涵養君子正大之氣扶掖中人鄉  
善之趨潛消小人奸巧之習捨學校其將焉之恃百里  
之長乃曰非吾之責豈為民父母之心乎今令君當軍  
旅擾攘之餘賦斂煩費之後役容應辦教行訟理公退  
之頃執卷與立友評詞章磨理義欣然若有所得其為  
政先務蓋可知矣雖然此令君事也若夫人之學其本  
安在言語文章末也要相與講明致力之地而後已夫  
仁義禮智四者我所固有也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五者我所敬事而交接也友諸中一毫未盡焉非學

也行之外一毫有憊焉非學也利害而轉移焉非學也苟以平居所以致力於彼者而用心於此焉雖未至於古人亦足自立於世予既以興學為令君喜願以此說為諸生勉嘉定庚申七月既望記

州儲倉記

滕強恕

予為當塗歲大旱人食不能月二黼闔郡震怖始乞米於常平使者不足則乞諸朝請截上供綱佐民食又不足則乞諸轉運使請發寄輸之儲以助濟糴於是得米斛十萬以食餓者民熙熙如樂歲焉事以間因思艱食

時非賴天子仁聖朝奏暮報其荅如響部使者又皆賢且協心厚下一日不得食涸轍之民皆將索之枯魚之肆矣予懲往事守袁兩載歲率上熟慮穀賤傷農於是始議廣糴以平市賈且豐凶代有天之行也州苟自有備遇歉發以予民如篋笥中物隨取即獲固不待有請于朝于部使者而后得之其利不既速矣此州儲倉所由立也州故有儲慶元六年太守李侯說為之儲粟凡一萬二千斛惟有文書稽其出入廩庾弗殊防禁不立抵今二十年見存財什之五乃即郡帑省浮蠹不悉之

費斥其贏貲以充糴本又稍附益通得米二萬斛夫自李侯至今閱歲無幾何而廢壞折耗若斯之亟者法不立也法苟不立雖有賢者將不能繼始闢州倉之北偏建廩四別為儲峙又限門闔嚴扃謹啓閉別官吏罔或侵越戒守者以新陳相易為贏縮相補循環如一日無廢厥初其殆可以顧法雖立守之則在乎人予之志抑豈無所待乎袁雖小比歲士大夫更治民者多樂居之而九重亦每不輕予人故常遴選賢侯以惠爾民其選精則繼者必多賢也繼者多賢則同予心者不待二十年之久而後一遇且將益廣其儲益脩其法以成予志之未備者豈但曰俾勿壞而已予為袁脩李侯之廢二事曰平政橋曰州儲倉別有記茲不載載其置倉始末及所以期待後人者刊之石

貢院記

皇帝御極之初元歲在乙酉郡建貢院成守秘閣趙侯菽夫既賓興屬余記之始余取唐儒誨諸生語合以濂溪先生著書之目名其堂曰公明謂是足以醞鄉邦之請矣侯復謂余寓此而與聞其事固以屬不獲辭迺述

其槩先是每舉列棘于郡東門外濱東湖跨老氏宮歲  
久士德科益衆厭地狹好事者或時竊指議面勢嘉定  
壬午士乃奮曰益繇外而升中相地于城東隅左方舊  
為諸侯之舍一而民廬附焉以其地請于郡于部使者  
時金華滕侯強恕繇袁守遷漕節實主之王侯棟經始  
之通守吳郡衛樸出官帑佐之迺薙荒撤舊廣四尋輪  
六尋有二尺鄧峯筆矗于前江之圓洲潞秀水于後詢  
同卜協明年癸未爰始裁功未幾通守移輔甸守易麾  
溫陵漕亦奉祠歸郡有位者亟于成重門堂廡內外粗

備然財帑給費力帑周用僅草創而已今侯繼之誌士  
友審官僚量出納迺闢迺圖迺直迺創增門涂以導之  
入殿廊除窓戶以俾之通明拓餘地為之間架以大其  
所容土木瓦甍咸集厥成封彌騰錄吏直庖福各就厥  
次總為屋凡七百楹糜金錢凡二百二十萬於是前三  
侯所以貽吾郡者至是而始備余合四君子之心觀之  
其知所當務者歟先儒有言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  
治國朝仍唐舊取人本於科目知所以治天下國家者  
宜莫人才先焉世之為邦者汲汲薄書期會間以秦治

功至於求士及弗屬禮貌寢衰教養日陋德行道藝闕  
弗講三歲試士至黜以聚棘姑取其文四君子能拔流  
俗而急其所緩謂之知務也實宜夫大江而南襟帶吳  
楚其山川蜿蜒扶輿沕滴磅礴士生其間氣稟之柔者  
為文章剛者為節槩中和者為德性素為勝地貢九人  
而止攷千百而僅拔一二則業精而行成當有滿締創  
者之望余於是役嘉四君子之知務也嘉趙侯之不捨  
前功也命兵官趙善能以蒞役推幕趙汝球以總事為  
能審官也因貢士何一之李發學諭施德固以往來左

右為能諮士也郡之秀民才子弟可以考德而問業也  
遂志之以詔後人俾勿替是歲十一月望記

書縣廳壁

萍鄉

黃庭堅

庭堅杭荆江畧洞庭涉脩水經七十二渡出萬載宜春  
來省伯氏元明於萍鄉元明自陳留出尉抵許昌凌漢  
沔畧江陵上夔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予安置  
于圍摩山之下淹留數月不忍別士大夫共慰勉之乃  
肯行掩淚握手為萬里無見之別蠻中九年白首來歸  
而相見於此訪舊撫新憂喜交并其情有不勝言者矣



余之入宜春之境聞士大夫之論以謂元元明盡心竭力視民有父母之心然其民器訟異於他邦病在仁慈不用威猛耳至則以問元明嘆曰天子使宰百里固欲安樂之豈使操三尺法而與弟子仇敵哉昔漢宣帝患北海多盜賊起龔遂為太守及入見見其老而悔之遂進而問曰北海之盜陛下將勝之耶將安之耶然後宣帝喜見於色曰張官置吏固欲安之也余嘗許遂以為天下長者也且猛則玉石俱焚寬則公私皆廢予不猛不寬唯其是而已故榜吾所居軒曰唯是以警庭堅曰夫猛而不害善良寬而不長奸亮雖兩漢循良不過於此矧萍鄉之間鷓鴣且為鳳鳴稂莠化為嘉穀矣因書之屏間以慰別後懷思云庭堅之來實崇寧元年夏四月乙酉去則以是月之己亥

縣廳壁記

分宜

趙師懿

知縣事

壁記自唐人始也國家設官分職邑令最為親民令之從政民之懷德時有景慕則為壁記便於省閱豈容廢而不作分宜古之鎮市雍熙元年以宜春東郊為邑謂之分宜其地狹其賦重其財用不足以供上需在江右

之邑為甚弊前令尹相繼而賢知邑之難民之困雖不  
失常賦之供未有不先以愛民為急如去積逋十七萬  
緡如減白撰月椿之數如蠲北鄉下戶沿催之類護養  
本根而徐其財用相慶則安既去則思師懿學不足以  
世用材則愧於諸公試邑三年水旱相仍與民同憂不  
敢告勞秩將滿載念邑之前政賢大夫由是邦以往或  
登八座居二府或夕拜青瑣而經惟勸講柄用未已而  
歲月之浸及爵氏之相承壁無其記將焉是攷師懿惕  
然于懷訪問諸老自紹興改元以至于今歷任凡二十

有七其或講契好於視篆之相交尊德義於為政之可  
法先達君子以品題優劣為心而不自靳後之君子以  
職業操守為心而不自矜將以廣絃歌愛民之政則邑  
之題名端有補於風教師懿謹磨石以敘其先後率同  
志者嗣而紀之庶幾此意傳不朽云歲在丙寅開禧二  
年正月望日記

縣廳壁後記

分宜

分宜創邑壁記言之詳矣其鄉有十江之南者四北者  
六南腴而北瘠者稅愈重此財用日不足而生民益

艱水旱歲不常而民力益困縣計稅錢五千一百一十六貫有奇如土稅十之二尚有逃閤在其數月椿舊額一千五百餘緡無方可辦惟於三稅挨那紹興間虧欠至多榜掛闕亭人皆望而畏之自馮公汝舟去替經六政皆權公高公輔繼之歷七載無受代者至乾道九年罷去麩引雖准土司行下減月椿四百九十八貫三百二十六文積而至於淳熙七年諸色窠名已共欠一十七萬緡今知縣許公及之來任本縣未至之前以利害白廟堂得旨盡行蠲放稍更而額猶在積歲頗久虧數

猶存尚書謝公諤宰邑每以白撰為苦淳熙十二年任監察御史特以華亭分宜兩縣財用欠缺利害敷奏于上得旨令轉運司相度聞奏是時都運王公回按臨以出入之數打筭逐年二稅催足之後亦尚缺一萬四千餘緡牒州扣撥苗米一千五百石科折苗錢一千五百八十石沿催地利錢一千三百六十貫八百九文付本縣貼助支遣紹熙元年臺諫侍從集議諸州軍裁減月椿而本縣又豁去四百九十七貫五百六十四文每月猶實解錢五百五十三貫三百四十五文今給事鄧公

友龍時任本縣深以北鄉之民貧薄可念且謂財用既  
 減於官亦必減於民遂申明上司將北鄉五等下戶合  
 給沿催有一百五十文以下條縣用合得者並與免納  
 既蠲去九十二貫六百九十六文自此民力少寬然而  
 本縣素無科罰上下支解色色取辦於二稅之內凡官  
 兵俸給來往批支上下調度歲有增而無減若民生之  
 艱則日甚一日况又水旱之相仍所以前後賢哲相承  
 不知其幾而二稅皆不能以催足獨辦上供窠名之外  
 州用名色不免至多掛欠者職此之由師懿朝夕自念  
 庸質既無其策可以生民之財又無其實可以寬民之  
 力深念前政體國愛民每以蠲減財用之說屢聞于朝  
 恐來者未知輒詳本末刻之于石後之君子能以知院  
 許公尚書謝公給事鄧公都運王公數君子之心為心  
 則此邑人民亦受大惠當與天地生育之意並矣

縣學記 分宜

趙師恕 知州事

分宜為袁屬邑居郡之東偏師恕自湖右易地守袁入  
 境之初詣縣學謁先聖僻在荒郊五里之墟及門下馬  
 蕭容以入前視廊廡草深數尺垣墉傾圮椽桶半摧如

古祠荒郊間無人聲伊威蕭瑄得擅其業聖像賢顏雨  
淋風剝門人從祀缺落丹青其瞻仰之地且如此則俎  
豆弦歌可知矣師恕一奠再拜歛襟而退默默不敢嘆  
息俯躬自念有為牧伯郡守終年不接武於夫子廟之  
階域者况於為邑者哉蓋風俗之興廢使之然既出廟  
邑之諸生執圖經以進指而請曰舊學在縣東三十五  
步為老子之徒因邑宰不治奪而居之天厭異端之害  
道也今煨燼為瓦礫之區乞復其舊師恕至郡之三日  
乃捐五百金徵良匠經營舊址逾月而落成拜夫子像

歸于新宮堂廡室舍罔不畢備士者雲集俎豆一新諸  
生復屬師恕為之記因為之言曰天下之達道五曰君  
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其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乃  
人倫之至親至重而不可一日廢缺者至於朋友分若  
輕矣情若踈矣是又烏可以四者並立而為五哉蓋君  
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周旋應接之間  
或有不能交盡其道者若非藉朋友相與講明此理以  
維持之則乖爭凌犯有不可一日居者而異於禽獸不  
遠矣惟能相責以善相輔以仁去其敦彞倫者求其敘

彛倫者然後四者順其理而保其利乃知朋友之分若  
輕而所係為至重情若踈而所關為至親蓋四者之綱  
紀在是而於人倫為最大者則庠序之設友朋之會豈  
徒然哉今之學舍以其殿堂之巍巍然衣冠之整整然  
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徒務記覽為詞章以釣利祿寵榮  
而已恐非古人所以教人之法國家所以化民成俗之  
意學者其勉之哉端平元年二月記

元

袁州路繕脩記

歐陽玄

宜春為郡介江湖間山水清隄風氣厚密其神能靈其  
民能淳為厥長吏固俗易使導以身教利建事功至順  
二年冬十二月通議大夫錦侯不花擢由容臺來刺名  
郡私未黔突畢飭在公乃睇府治東柱西楮徂厥門廡  
上漏傍穿部使之館賓幕之次以及燕休之堂登眺之  
樓游息之圃觴詠之亭府史胥徒脆闇廡廡舊有位置  
今穢不治或傾欲墮或危欲壓維時錦侯乃詠察案乃  
咨賓屬宿戒父老斯徵富民進而爵之侯乃言曰治官  
猶家家之隆替觀所恒居垣墉虧䟽庶陸夷削凡百廢

墜推是知之視彼富潤有覺斯楹勢固不佯亦所自致  
矧今牧守視古侯伯維今富民其道視子其分視臣爾  
退而處服御華好側倪長上居懷阽危從我違郵寧汝  
獨安吾嘗觀風考察部屬有司興繕弊有二焉民賦力  
產吏容奸欺官督期程工售濫惡苟完未幾馴致朽撓  
粵有文吏拘牽故常事在得已輒持兩端媮容目前遺  
患厥後迄夫淪胥滋以病衆斯二弊者吾實耻之今及  
汝約恒產高下推次惟汝工稍多寡陳力惟汝官不督  
迫吏無微呼汝某治甲汝某治乙我惟示成有不樂者

疇抑汝配於是父老曰便富民曰宜言訖飲酒罷而與  
期及期子來並手角能植者用壯承者用隆幕者無竅  
幘者無壚祗者砥平磨而覽之冊者黜者藻者繪者無  
或滂漉後先工訖完美如一突窳從衡楹數百計悉前  
所陳煥若新作侯乃練曰共具牢醴合藥落之又進父  
老及諸富民爵如初儀為之言曰維此宜春郡治奕奕  
山川發靈神降純嘏賜雨時若有年襍襍民富以教士  
秀而文吾幸處此與爾同休去即傳舍凡厥洵羨汝世  
享之守何與茲父老富民咸下其手合辭報公且矢於

福頌錫蕃祉與治俱新天子萬壽百度斯甄公敏且潔  
宜為蓋臣居匪奉已示我等倫我民於變不戒以信受  
命工上服勞其親筮占在茲施我子孫無遺公憂以愧  
我民叅軍楊撫奉圖走書來求予文予核其事辭以繹  
之且告來者嗣而續之有廢不理衆手撤之撫從予游  
為我石之是役初作郡牧之長伯顏帖穆相與欣之用  
迄于成是皆宜書尉韋元輔寔董其事吏宋必達又宣  
力焉侯至之明年壬申九月僦工又明年癸酉七月竣  
事記以是年之八月土木金石地埴壘斷工費若干既  
集衆力不會於公無從稽云

東州府志卷之十四

三十九

縣官題名記 分宜

歐陽玄

分宜縣素上邑置達魯花赤縣尹丞主簿尉各一員尹  
以上省選丞以下部選起至元十三年丙子迄今至正  
二年壬午六十又七載仕于斯者接踵而邑未有題名  
浚儀趙君思順以世家文獻來宰斯邑二年官政脩舉  
乃考索故府得累政名氏到罷歲月悉登載諸石玄適  
訪族邑鈴南防里屬題其端以告來者玄嘗謂題石之  
設官署皆有之本非以為勸善也而其道寓焉士歷官



服采人品不齊上焉者不恒有下焉者無庸言中人苟且之政十居八九其志皆為三歲終更身去是即已殊不知身去而名留臧否何可泯也便能以是而存諸心則知官之為恫瘝也久矣雖然謂其身去而不之卹者非才而闇於事者也求為有名至於生事以厲民者有才而過乎中者也玄既為題名有勸善之道則不敢不著近名之弊以為戒趙君為我刻之後之覽者有以自省則吾鈴岡之人繼自今受廉勤之賜而被愷悌之福於無窮也

縣學復田記

歐陽玄

昔前宋咸淳癸酉分宜民曰宋應槐訟其鄉有田稱梁子思所置立戶為萬壽菴長明庄者崇法院僧正冲之所作偽也宋田今寺已有常住田不得買民業冲違法私買妄稱梁氏所置故應槐發之漕使鍾某閱實據法罪冲等而沒其田以畀分宜縣學養士士刻石為記其文載縣志甚明越三年宋亡分宜內附其田租歲入學廩前後凡二十有八載大德己亥庚子縣學直學錙應丑死其子自昭受崇法寺僧錢盜以本學砧基簿賣之

由是僧恃力奪田學雖有文移在官求與僧論直而儒多寒酸學官滿三歲率去力莫能競僧挾其有餘之資又歲收所奪田租以助其力故訟連年不決延祐間江西僉憲薩德彌實按問至邑攷覈始末以田歸學僧又爭之既而奉使宣撫及江西行省理直如前田復歸學僧德旻者往愬宣政院院達之都省省循例移行省體勘其是否行省檄下棗州路路以其事付錄事判官怯烈決之怯烈惟僧言是聽僧又誘刑餘之人冒儒名者曰宋應祥赴官誣伏怯烈輒以學田歸僧公論咸不直

之學乃有詞展轉歲久本路專委縣尹趙侯思順研究尹詣田所集耆老佃人詢知固學田也會應槐子從吾出前主學徐棋印信徵租之文以為左驗先是自昭盜賣學籍於僧學無其副田之條段四至無所考至是得從吾之文種畧瞭然尹乃周詠密訪備實上於路議以田歸學路質於憲僉憲伯顏適按部力主其議憲掾其相之路推官鄭時中又屢言之尋得行省儒學提舉范君匯悉以其實告藩垣大臣咸直趙言遂以田歸學如初寺主大有坐是爭亦敝罷歸各始謀赴官入準伏狀

願遵分宜縣所斷以田復分宜縣學為業第數內有水田四十畝及山園地大有舊所佃者乞減輕租額仍付耕種歲輸學租尹再三審之以其親書入案而徐議其所陳乞於是四十餘年之訟一日而絕諸儒龔石請文以記予乃大息而言曰天地間物人各得主其所有者以時王之法為可恃也在法可則物已物也在法不可則非已物也僧違法而田歸官則田非僧物矣官以田與學學受田於官非受田於僧也神聖受命易世凡前代之所予欲亦惟其是之從耳世祖皇帝在位崇儒之

詔累下其以膳學錢糧為養士之資者既久則分宜之學田寔在其中矣成廟即阼又明有諸人毋得侵占學田之旨由是考之分宜縣學之主是田也在宋之日甚淺在皇元之日甚深由丙子內附至於庚子二十五年間田固學有也僧於斯時未嘗起而爭之也直至劉自昭盜賣砧基之後始生詭謀則其枉直較然易知也已國家近年田令民間田宅僧道不得為隣不為隣者不使買民產也後至元以來又著僧道買田之禁使正冲私買在今日之法亦豈得為寺業乎嗟夫士四民之一

僧亦自民出者也王官奉命以司王民之直於斯二者豈容心於其間哉事枉則必復事直則易斷趙侯之明能信其直故無疑也田在儒林鄉土名良步等處計一頃二十三畝三分六釐歲入租七十三碩二斗一升又有一山園地計五頃四十三畝一角亦在其處云是役也儒之宣力者曰某特附著于斯

新建尊經閣記

虞集 字伯生  
臨川人

宜春之為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明民生其間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少都會繁

夥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歛焉自保政用不煩昔韓文公以文學為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祝之迨夫故宋旰江李氏之作學記有以極世變之故而風厲之及張宣公記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大有以教其人其君子有以成其德其庶民有以從其化休休乎其無斁也然而世之相去漸已遠矣我國朝以來慎擇牧守豈弟之譽相聞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顏在郡時嚴君仲毅來長其幕作而言曰國家恩澤至厚也府君甚賢也吾民甚易治也然而鬼神禍福之說勝而閭里之趨向易譎

豈非學校之不脩而教之無其素也乎仲毅職在文史  
 何足以知斯文之事哉然志之所能力之所及作新吾  
 民之觀瞻以定其心志則不敢不勉焉如其禮樂則有  
 俟乎君子矣乃躬督學賦之入無敢逋遺時其師弟子  
 執事者廩稍之給而節其浮冗期年得錢若干將大作  
 學宮之事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以 成廟宿衛之舊  
 連守名郡以寬厚治辦聞其來茲也守居簡靖民以寧壹  
 監郡通守別駕幙府各思其職咸無間言事有宜為順  
 而不撓學校侯職也而所屬諸仲毅者益得盡其心焉

東州府志卷之十四

四十四

乃購巨材於故家取良斲於遺庾作尊經之閣於講堂  
 之北若干步崇基八尺深四十尺廣五十尺楹之崇如  
 深之數形勢規模之大丹雘塗暨樞焉東南學校建立  
 之盛莫或加矣為兩廡以屬諸講堂之左右作櫺星門  
 於廟門之南餘屋之適用者以次而就自一木一石一  
 工一役傭估之直親給以時不及吏手如治家事畫諾  
 之暇日必至焉畧無風雨之間以其蒞事之嚴明施諸  
 斯文崇重是以用約而利周敏成而固久足以流美於方  
 來也舊有夫子燕其像奉而置諸閣移李氏學記石刻

置堂中經始於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四月至八月而落成予以過客得從而觀覽焉郡長吏以下授簡俾為之記集乃為之言曰羨哉乎尊經之為名閣也人之於天也天下之於君也一家之於親也盖有恒尊矣上古民淳朝作夕息於其所尊無所違失由之而不知者盖有焉聖神之出因天之所示而示之猶未著於言也風氣既開人文宣朗帝王迭作已不能無不親不遜之憂盛哉巍巍乎成功盛德之大洋洋乎文章禮樂之興斯民也自得於天理流行之中有循於日用彝倫之

則於其所恒尊何有少慢於恭敬奉持者哉孔子出於群聖之後當時變之極王者之迹熄斯民之禍起生乎其世者不知天之所與者至貴至重而不可踰也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不可紊也是以有憂焉而述作興矣則又因其行事之失而正之以復禮之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籍之所存得以行乎治化是以儒先君子以其功過於堯舜而有罔極之恩焉然則天下萬世之於聖人也書之於經也所由以知尊其所恒尊者也可不尊乎奈何後世之學者誦習文義以為工不真知

其可尊之故異端高妙以為勝而謬於其所尊之實其  
憂可勝道哉是學也有諸君子之記言在來遊來觀於  
斯閣者必有能尊其所當尊者矣豈徒為瑰竒詭異之觀  
而已乎

南軒書院新建藏書閣記

虞集

袁州路南軒書院者祠廣漢張子宣公而列於學官者  
也故宋淳熙時宣公之弟杓定叟守宜春宣公至焉郡  
人士思宣公而不忘也端平丙申郡守廬山彭方度地  
於東湖之上始創書院又七年而後成彭守時為尚書

袁州府志卷之十四

四十六

兵部侍郎記之內附國朝以來莫之改也近歲水齧其  
北址藏書之閣圯焉其勢未已講堂且危仍改至元之  
三年山長廬陵趙某始至凜然憂之告諸大府請加完  
繕大府聽其言思所屬焉幕府之長嚴君仲毅進曰仲  
毅之在此不可使學校有遺缺也明年前太守真定張  
侯宗顏去為漕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始來同寅協和  
民以無事仲毅得以致其力焉然書院之田不足以供  
祭祀廩稍之用是以營繕有所未遑也乃出月俸為之  
先而上下應之即書閣之舊址斷松為枋沉布水底加

層石焉延十有五丈廣百步崇二丈畚石加土平接講堂之址凡若干尺堂始無虞是時郡學新作尊經閣舊閣之材尚有堅完者以今侯之意與書院莫諸新隄之上復藏書之舊觀閣凡三層皆出飛簷以遠風雨奉宣公之像於閣下以為祠又作東西廡以屬諸講堂作詠歸亭與立雪亭對大門之東與老氏之宮接正其界為亭以表之至元五年某月某日告成又作水櫃於上流以防衝突之及是役之始終嚴君日至而趙某譯史鄧某府吏胡某直學趙某皆勤敏覈實克相其功屬予記

其事如此嗟夫使幕府之佐其長身任其勞而不辭則府安有缺事哉然予不敢徒書其土木之功也蓋聞之聖人既遠周子興焉作為圖書以發不傳之秘兩程子繼之而其道大行龜山楊氏之歸閩叔子因歎其道之南矣其傳諸豫章延平者得朱子而張子得於五峯胡氏者生同時而學同源也斯世斯文之所係者重矣張子以丞相魏公之元子天資粹美異於常人自其弱冠已知求學聖人之道及得所傳遠有端緒察乎幾微萌動之端以博極乎求仁之道玩心神明不舍晝夜極講



明問辨之功從容以和而不激極舒遲溫厚之意端嚴以正而不阿朝進暮繹同歸一致任重道遠死而後已及夫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其所至盛矣哉以之事上蒞民以之立言垂教百世之下學者可考焉昔在魏公相思陵於艱難之中屢出於險姦之手大忠大義時人比之諸葛武侯宣公以為武侯王佐之才而自比於管樂必不然也取舊傳而更定之蓋以明其父之心焉定叟之為弟也才畧幾有父風治叟之日宣公間暇而過之所以端其為政之本原以見諸行事其民被其德而不知者多矣當彭守時其殘墨餘論之猶存而今不復可見豈不重可歎哉遺像儼然衣冠容色之在於斯也學者想見其冲和純粹之氣洋溢充滿及求諸已知其所不及以自致其變化焉則固君子之所望也

袁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虞集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六月前進士豫章徐邦憲為分宜丞律已以奉職厲志以成事其久也有言而上之人聽之有行而下之人從之丞亦自信其可用乃取其邑之繫於觀瞻者謀於僚友而作新之其令姓

某以他役自任而夫子廟學之事悉以屬諸丞按縣學本清源書院與安仁驛之故地故宋咸淳庚午令章米遷驛他處併書院之地為縣學學有廟廟後為會食堂而所謂講堂者在東廡之東用陰陽家言向乙之位內附國朝令膠東劉德以為郡縣講堂必在廟後撤會食堂以作明倫堂而東面之堂不廢然取具一時地卑材劣不足以久學瀕水水漲而堂壞久而不可支遂除去之以其地為菜園丞之始來周視慨嘆而言曰此吾之責也將誰議乎乃告邑人士以脩學之意良民大家莫不驩附而旌儒鄉之士陳辰翁獨曰丞至年餘一無取於民而為是義舉何俟於衆力請專為之丞喜而從其請陳氏出其私財使其孫德星親任其役而縣教諭吉水李辰良董之丞以公事之暇朝夕程督毋苟毋緩壘石於岸以障水取剛土雜石子築堂基高三尺拓舊基凡十尺其邑產紫杉良材也脩直中度者用之撓弱斤不取於是為堂廣七丈有六尺深半之棟之高二十有七尺工績堅緻弘敞偉然其為堂凡三十有六柱起工於三年之十月堂成於明年正月計其材用工食之費

為<sup>鈔</sup>萬有千餘緡承乃使其弟邦傑與邑諸生趙良來求文以為記分宜本分宜春以為縣素之壯邑也昔者素守祖俟無擇之始建學時江李大伯記之厲其民以忠孝足以感發於人心儒者多誦之後百二十五年張侯杓作新學其充宣公為之記詔學者以唐虞三代建學造士之本意而朱子記其學周程之祠則又以原乎道統之傳而示之以脩己治人<sup>之</sup>大法而兩先生之言非止為素學而言也天下後世之學者莫不誦之而知所以為學者矣況乎分宜之邑去郡無百里章甫逢掖之士

袁州府志卷之十四

五十

來遊來觀而得其說馬何啻耳提面命之近歸而脩之於身講之於友施之於子弟推之於閭里豈不富哉其為言矣乎若集之不敏何敢贊一辭於其間也雖然丞之思有以教其人邑人士思有以進其學皆古之道也何敢不伸二先生之緒餘以為告乎夫國家定為夫子之廟肖聖人之容南面而中居後祀配享儼然有序牲殺器血歲有常祀郡縣有司承詔<sup>行</sup>事則在廟乎矣至於師弟子誦詩讀書問學辨德則在於斯堂也此之謂學也乎是以凡天下之學皆名其堂曰明倫豈惟三

代共之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五殊二實來往磨盪人得之以為人物得之以為物而  
生生之無窮烏可已也惟人也得夫仁義禮智以為性  
焉人之為道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矣孝  
弟本於人也君臣夫婦朋友合以義也惟其有是禮也  
故能行斯五者有以盡其分惟其有是智也故能知斯  
五者而有以窮其理惟聖人為能極其至故曰聖人人  
倫之至也賢者率循其道以求至其至者也推之以教  
夫凡民使皆有以望其所至而自達焉夫凡民之去聖

人遠矣而皆可以為聖人者蓋其有得於己者無不均  
故其行於倫者皆可以極其至也是故氣欲之交雜或  
至近於禽獸而天理之流動充滿未嘗必有間斷欠缺  
世道淪降三綱紊而九法斁者蓋有之矣而窮天地亘  
古今五者之倫何嘗一息之可廢哉所以宣公之記繫  
乎五典四德而使之有以知天理之所固有以行其典  
之所當然也其曰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  
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此示之以學之之  
方也朱子之記曰世儒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

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私知人為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所以決其岐路之差也其曰間有聞於儒先之說則有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者所以端其進脩之序也學者即朱子之說而學焉則宣公所謂孝弟之行始於閨門而刑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者吾將於分宜之邑而見其人焉則無負於邑大夫脩學之意矣故書以告來者

袁州路分宜縣新建三皇廟記

虞集

國家置大常禮儀院以奉天地祖宗之祭外則山川鬼神之祀典咸秩焉其長貳參佐十數人通領之典故論議屬諸博士而郊社宗廟執禮治樂器服幣各有攸司而審時日庀物數治文書以達上下中外分隸職事者則存乎府史矣是故千羽舞蹈之容律呂始終之奏玉帛品物之節醪醴牲殺之儀籩豆鼎俎之實升降進退之宜鬼神享格之義凡從事於斯者莫不通習而具知焉故其出為外有司以其見聞施諸行事則有非他官所能及者若分宜縣令周君益臣自戶部史擢為大常

掾者數年歲滿宰晉寧之安邑又宰索之分宜所以能  
惓惓不忘於三皇之廟祀也郡縣之祀境內山川鬼神  
之在祀典者有詔令則脩祀焉有故則禱焉其定制通  
祀惟社稷與夫子我國家始建三皇之廟以祀伏羲神  
農黃帝自國都至於郡縣通祀為三矣祭於春秋之季  
月有司守令行事賢諸生執禮致拜告享倣於儒學而  
器服牲幣亦視以為法我聖朝之制也昔者分宜始奉  
今立三皇廟因縣簿之舊廳以為廟在縣治之左今令  
居之右歲久屋壞遷神於門既弗妥又寓神於他神之

廢祠朔望謁拜與歲時祭祀大不恭肅守官於此者視  
為故常謾不加省周令以嘗從事於大常也獨知懼焉  
而邑無他賦可以庀役而心無一息之安也為政年餘  
歲豐民安粗有餘力乃撤故祠新之度故祠之基東西  
得一十六丈自通衢達於市深十有二丈作開天之殿  
以奉三聖人刻貞木以象之容服之飾如京廟所定殿  
有開天之門外有欂星之門殿前三獻官之次門左  
為惠民藥局右則守廟者處焉而都宮環屬於外門作  
於仍改至元之五年三月告成於八月六日嗟夫為國

之以禮者尚矣習於其文者尚能有所感發如此况乎深知其本而得其意者乎噫聖人之為斯民慮者周矣醫之為義其一焉人之生也有形體血氣之養七情傷乎內六氣沴乎外與夫變異傷殘之不虞隨而拯之者其職也是以我國家重之若夫推本於三皇者蓋欲斯民涵泳於至和之中休休焉以安雍雍焉以居以樂於無為而永於天年也而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豈非聖祖神宗設廟祀之初意乎長民之君子尚因是而思焉至元五年歲己卯九月具官虞集記

袁州路萬載縣重修宣聖廟學記

虞集

萬載縣尹懷孟馮士毅縣學教諭匡廬曹邦來告於集曰學校之繫於教化大矣風紀之司以為職任部使者此行郡縣下車即理廟學以為先務而士毅等備員於此謹廟祀繕學舍以待教令不敢緩也茲邑之學始作故宋至和中屢遷不常季年始定于水西內附國朝因舊無改越五十餘年至治辛酉之歲僉憲薩德彌失至縣以其規模敝陋弗稱而學計不足以給用用父老言命縣尹河南張輔延見邑人江州權茶大使黃璧咨以

脩學之事璧承命以為己任禮殿小不足以容祭器樂懸之設進退拜立之位為四楹之屋於殿南深丈有八尺廣與殿等以兩廡之迫於左右也移而廣之丈有五尺徙其門而南之凡三丈有三尺又移標星門於門之南三丈有五尺皆更作焉講堂齋舍官廳厨屋加葺焉事具郡人前進士夏鎮記又十年為至順辛未僉憲聶公延世至以先聖先師及從祀之像設弗嚴知薩公之用人也審又以咨之黃君受命如初不三月而像設之冕舄裳衣五采絺繡如章又八年為仍改至元之四年

今副完顏公至道殿棟橈前後簷之交承雷地壞仍薩公聶公之意咨請黃君受命亦如之明年陶甃材木具作虛屋架其上以通水飾以文瓦建以鷓尾而殿益高以固完矣凡三役三使者一以屬黃君不資於衆人不煩於官府材木之直工役之傭一出於私帑故無所會是以臬司公府標以善士之目焉敢請記之蓋聞之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施諸天下郡國其道一也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人以為稱人之善必本於父兄也司民風者將有為焉豈乏材用



之供哉而審人托之不以煩煩一士為嫌者誠有教行乎其間也取諸父子昆弟之無間言者所以興孝弟也取諸謹愿無干於官府者所以別善良也取諸樂易而無所厭者所以敦鄙薄也取諸敏事而不乏者所以懲驕吝也鄉黨州閭之眾庶見而感焉則驕吝鄙薄之風消善良之類盛孝弟之道興而使者之教行矣尚何憂學校之不脩乎乃若嚴經傳之誦說以為學則尚廉耻敦厚以閑士習出其俊秀而表之勗其所未至簡其所未率則有司之教猶有可為者焉縣令學官勉之仍改

袁州府志卷之十四

五十六

至元之五年秋八月具官虞集記

重脩張巖書院記

虞集

宜春萬載縣獲富里有故臨江儒學教授張君千厓世居之嘗得山水泉石之勝於其南作亭榭園池廣袤數里青山趙君文記之言其奇偉華麗擬於京洛吳越傳聞者如見繪畫所謂張巖書院者在山之麓有禮殿以祠先聖殿有門廡有祠以奉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有樓以藏聖賢之書有堂以尊師而講學有四齋以居其學者有庖廩器具以給凡用此又趙君嘆其誦詩讀書

之羨而擬諸廬阜衡嶽之所有者也千厓君歿子孫出仕京師弗遑于茲者且四十年萍鄉榮君南祥娶張氏則千厓君之子之女子也有子岳孫既長而有立稟于其親而請諸舅氏疇願因書院之舊而加葺之以延師取友率其族人鄉黨子弟而就學於斯也舅氏曰是吾意也岳孫乃以元統乙亥之春鳩工庀徒致其繕治易朽以堅飾黠以華割腴田以具食其舅氏又資之以樵蘇之山藝蔬之圃不數月而成且備矣十有二月岳孫與巖學之士傅君任來求文以記之夫南山張氏之亭

館甚多而岳孫獨先事於書院觀其志之所存可謂知本者矣宜春在江右之上游其風土淳厚其人易與為善西瞻衡嶽則嶽麓書院在焉東望廬阜則白鹿洞在焉此昔賢之所經營皆依乎名山大川者也今巖學得山水之秀故可托以久長者乎今天下好事者築室買田以資講習然一列於學官則行有司之事而絃誦籩豆殆為文具者多矣獨巖學遠於城闕之誼置甌乎公府之拘制饋餉時至無乏絕之慮人迹在邇無岑寂之苦息焉游焉無所事乎其外及其閑暇可以登高眺遠

而發揮其詠歌環千里而觀之為學之善地未有過之者矣雖然樂順適則志易隨之磨勵則德每孤前輩寥落師友道廢遺言之微孰究孰擴趨時尚者竊緒餘以釣利祿務高虛者倣近似以立名聲疏鹵自欺之風有不可勝言者宜春文物之邦深山茂林豈無古學之士經明行脩足為師表者張巖之人其力致之也乎苟賢者之未易致也則嶽麓白鹿洞晦菴朱子南軒張子之成規緒論在焉宜取而表之相與尊信而從事焉可也尊信則不搖於異議從事則馴至於成功他日衣冠之盛彬彬然自巖學而出則張氏榮氏之名顯著於天下豈直山水光華而已哉仍改至元之元年十二月具官虞集記

東州府志卷之十四

五十八

大明

重建衛碑記

譚九齡

皇明誕膺

天命撫有海宇神武之功超邁千古四方既平爰定兵制以馭內外京師天下之首也既設重兵以固基本郡縣手足也凡形勝衝要之地亦置兵控制使大小相維中

外相應臨事調用則綱張目舉有條不紊所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而定千萬世之鴻業也袁居江西上游連接湖廣自昔為藩郡歲丙午始命歐文顯為僉事開衛置司俾十有二千戶所隸焉明年千戶韋富以功陞僉事繼陞副使時征討方殷公署未立洪武改元韋侯始建公宇治事而一時權宜未盡如制三年

朝廷以天下大定論賞功臣韋後擢陞同知而淮西王侯仍濟寧馬侯英來會衛事二侯久歷兵務至則議新政令而舊所隸兵悉分代閩建惟千戶王用所轄千人存

馬會

朝廷籍兵士之餘丁義屬者為兵三侯閱其壯勇者二千人以聞明年命下增設千戶百戶等以率之併舊兵分馬左右中三千戶所自是兵勢益盛勝迺新政令增城浚壕築飛樓營車房立屯田造輕舸凡戰守之具靡不畢舉暇則引士卒躬訓練旌旗衣甲煥然改觀方議公署而湖南柳桂峒民弗靖有旨命王侯領南昌撫州永衛及索之兵討平之師方旋而南康復有以妖言構亂者馬侯承命往征之侯善用入獲其渠魁餘黨就解五

三二

年宜春侯黃公奉命征辰沅五溪蠻王侯復行侯前詢知溪峒之俗設策掩擊之以故東西千里煙塵廓清矧年穀屢稔士飽馬騰三侯乃謀曰國家以閩任分委將帥以宣威德而鎮方面也今公宇湫隘弗稱觀瞻宜改為之適幙僚知事戚順代去而北平王郁至協相共謀迺命鳩工選材分職任事因以舊規而增廣之中為治事之堂扁以帥正堂之傍為贊政之幕後為重堂以備籌策扁曰鎮靜最後為旗纛廟以奉軍牙之神廟之側神厨神庫宰牲池在焉治事之前翼兩廡以分六曹前

設儀門外為曹門門之內左為鎮廡廳石為屋四楹以備僚屬之居自堂及門合用之室無不備梁棟戶牖無不飭丹雘輝煌精緻完美光彩耀目來者肅容經始於七年四月落成於十有一月工用之費皆三侯捐俸以給之分職田入以膳之暇則親臨授以成規故工善吏勤不誠而勸既成韋侯改遼之金川初建始末久未有述今年秋二侯相謂曰公宇之成豈直觀美所以宣布威德也作而不紀何以示將來乎遂謀伐石以記請予惟自昔聖人經理天下未有不資於兵除暴定亂輯衆

安邦又非威武而不能然兵之用非難治之為難治之非難而得人為難必得其人然後能治而用之是以我朝視兵為尤重任法任人斷自

宸衷動而必當克成大業今素得賢侯明國大體一德一心以承

上意剛毅智勇各盡所長其能外清邊防內脩政令大新公署而不遺餘力也非惟以表三侯盡職之美而已於國家立法得人之盛皆可見焉故不辭而備述之後之居此者觀其功績之盛思其初始之勤尚有以續美於方來而素民得依金湯之固以享大平之樂者尚毋忘三侯之盛心也哉是役也鎮撫周侯濟提督其盛暨千戶瞿成王用汪成王福方海任俊咸有勞焉併書

三賢堂記

李順孫

洪武十有五年春余以文學徵至

京師陳公谷表亦被召而入凡兩閱月未嘗相與語忽一日

早朝露立

左順門外適與陳公並遂各通姓名鄉貫始知彼此為閩浙人也既而唱名于



東北隅即今處也

國朝洪武辛亥郡守劉伯起建尊經閣五間復置四齋洪  
熙改元教授徐倫以廟學歲久棟宇敝壞乃告于郡守  
周鐸衛使石偉各捐俸作新之時四邑官屬咸以其資  
來助越五年而灾僅存者尊經閣厨庫廩食之舍而已  
未幾澄叅郡寄釋菜之日有歎於中乃巡教授柳正茂  
訓導何才葉瑩唐子昌相與謀議重為興作於是積以  
歲俸勸導士民鳩工聚財陶甃輦石作正殿五間殿有  
像東西廡各七間廡有主大成門五間門有戟又作明  
倫堂五間翼以四齋始於宣德癸丑夏六月成於丁巳  
冬十月董其事者陰陽正術傳得志相其役者耆民楊  
存道等幸爾苟完願公記之嗚呼郡守者民之師率其  
所以為師率者必有其道焉亦曰治教而已治之具存  
乎人教之法本諸學我

國家法先王稽古制自

朝廷以至郡邑皆建學立師豈徒然也哉為生徒者須體  
朝廷之至意與何侯之盛心陰師親友亦曰務學而已學  
之道進德居業也進德者日新居業者無倦日新者必



遜志而時敏無倦者必矯枉以警隋此聖賢之教亦豈出於日用彝倫之外况袁之為郡士俗愿樸士秀而文素稱樂土仕宦者安之自設科以來未嘗乏人將見道德明秀之士出以鳴世其所造就豈止於昔之盧肇榮一時夸一鄉也耶余雖衰老尚當拭目何侯字彥澤毗陵人以朝著出守是邦和易近民豈弟之化聞于遠邇云

重建韓文公祠記

錢習禮

吉水人  
舉士

唐韓文公廟在袁州宜春臺之右舊有廟在學宮西偏

袁州府志卷之十四

六十四

宋皇祐末郡守祖無擇勅建之嘉定中鄭自誠增脩之元季燬于兵今景泰間都察院僉都御史姑蘇韓公雍以行部至學顧瞻舊基慨然興嘆謂非所以表賢勵俗之意相與相地得三皇遺址於臺之右即命知府事嘉興姚文暨平陽王矩同知郭銘通判徐致遠推官傅思潤僉以興復之詠日之良伐石須材會徒僞工經營而繕脩之敦匠程役一以屬之宜春令義烏楊弘郡縣長貳勸相程督不遺餘力踰時而廟成制極私敞肖公之像于中而祀焉復以公命來請記於予按公在元和間任

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入禁中上表極諫帝怒與潮州刺史尋感悔欲復召用之為皇甫鏞所謗僅移內改袁州始潮人未知學公至擇師訓之人皆篤於文行與中州士齒鱷魚為患為文投羊豕以祭之一夕大風雨為徙六十里民得無患素人以男女為隸過期沒入公悉計其傭贖以歸父母者甚衆歲旱致禱感雨隨至民被惠故潮與素皆立廟以祀之然公所立自足以雄峙百代之下而不朽初無係於祠之作否但利澤之及民者深故民欲報祀者沒世而不忘且潮為郡僻在海陬去

公之沒垂七百年尚烝嘗不絕豈以古素為江右文物之區廟廢而不復理哉宜公惓惓以責諸長民者致今日有成也固所以尊禮於先賢而風厲後進其意豈有窮哉自是而後郡之耆俊歲時相與蠲其祀事升降饋奠仰公道德之容而具泰山北斗之瞻竦然自勵求以企及之觀感之豈無如公為人者出於其間是蓋公與長民者之意而亦予之願也相與勉之若公為臣大節經世之文衛道之功所謂自立於不朽者書之史官見諸儒先之所稱揚傳誦於士大夫之口者無容贅茲特書

其所以得祀於民者為廟記云

重建三先生祠記

錢習禮

道之大原本於天用之在天下傳之在聖賢自堯舜至於孔子至於孟子皆五百年或百有餘年而聖賢出故斯道之傳繩繩不絕自秦而降漢晉隋唐以及五季千數百年之久聖賢不作斯道不繼者殆如常矣至於宋興五星聚奎天啓文明大賢輩出時則有若濂溪周先生河南程氏二先生皆以傳道為己任圖之於書探造化之原明事物之理發往聖之所未發覺斯民之所未

覺扶天常正人紀使斯道大明昭如日星其功與天壤相為悠久可也天下學士翕然宗之故所在學校多闢祠室以祀焉素之祠舊在學宮西偏迫隘庫陋不足以示嚴奉之意比歲都察院僉都御史韓公雍按部至學謁拜祠下徘徊嘆嗟亟命郡縣長貳與韓文公廟徙至宜春臺右一時並作制與廟稱左右列之肖像其中濂溪先生南向坐明道伊川先生東西向以侑焉郡之父老子民其來觀者莫不嘖嘖稱慶然祠之設豈直為觀羨哉尊賢尚德而風勵之意存焉凡素之士俛力於聖

賢之學者歲時祀進拜跪真近先生之貌像而瞻仰之  
悠然興高山景行之思惕厲於中退而玩其圖誦其書  
味其言存諸心蘊之而為德行見之而為事業斯無愧  
矣若徒淪溺於俗學之陋持之以取科第謀利祿釣聲  
譽不足以淑人心扶世教是則三先生之罪人而非公  
與郡縣之所期望也可不勉哉遂書為記俾刻石而實  
諸祠間以為爾諸生觀省之助云其於茲役與有勞力  
具載於韓文公祠記而茲不復著

敦教堂記

張益 姑蘇人

善為政者必知首務教化所繫莫先學校蓋教化明則  
民易治學校興則英才輩出古之守令以循良稱者率  
是道焉宜春素附郭邑也儒學之建其來久矣規制不  
甚寬廣明倫堂後即窳然為池諸生退講無所正統壬  
戌嘉禾姚公來蒞守事嘗朔望時率僚佐及縣之官屬  
至學列諸生聽講訖則周覽喟然嘆曰學校育材之  
所卑陋若此曷足以稱國家崇重作興之意欲堙其地  
構堂于上乃與同知雲間顧公敬通判建安徐公盛推  
官宜興陳公全共圖之越明年公政有成歲復豐稔衆

曰斯其時矣公乃命縣丞孫公誠先實所窪以土知縣  
鍾公英以考績自京還而曰茲吾責也併力為之度材  
它工錢用官之所羨餘者官出顧直人樂趣事而教諭  
毗陵姚君翔訓導將樂蕭君瓚極加贊助由是為堂五  
間經始於正統甲子春三月落成於是年冬十有二月  
衆以名請公曰明人倫敦教化是為學校之本今學前  
有堂曰明倫茲扁以敦教公采京師屬言以識構築歲  
月予觀今之為郡邑者率多以征餉為能辦集為良其  
知以學校育材為首務者蓋鮮公克與其僚屬相德協  
力首為是舉則固宜有善政而不泯焉為學之士子尚  
惟曰

聖天子篤愛吾民而使仁如公者以為之守惟我公克仰  
承上意以作興學校吾儕獲惠多矣又曷可玩愒朝夕  
而不務成材德自進於士君子之域以自效厥用於時  
哉知乎此則有以副公之意矣願相與勉之公名文字  
敏學發身進士歷官郎署自慶遠府知府而調于袁蓋  
今之循良云

府學進士題名記

李紹安福人  
侍郎

袁為郡在江西上游西南絕境其地山高而水深其民性純而知學其士以經術文藝致身科第而登顯仕者亦不絕於當時前此乃未有以著其姓名而傳於後世者永樂乙未以後科累乏人迄今又五十年矣太守劉侯來為是郡以作興為任三年士習一變而登進士者始復有人乃考自國初以至于今日得若干人且將磨石刻置學宮以俟來者之嗣書而以書抵予屬為記且曰袁之登進士第者始雖有人中世遂乏絕至于今歲又僅得一人焉非表揚而彰顯之則後孰知之而因以激

東州府志卷之十四

六十九

厲奮發哉予惟

國朝取士雖非一途而進士科為當時之極選三年大比由鄉試而後會試考選反覆至于再三及乎殿試

天子親策試之而第其高下賜之品秩然後謂之進士其取之嚴如此瓊林有宴廷試有錄題名大學之有記有碑既榮其身於一時復永其名於天下後世不朽其待之厚如此蓋將以網羅天下之賢才為邦家太平之具也士之得為進士何其榮哉然每科之選率常百人多不過二百三百而已天下郡邑如是之多其不與者蓋

也宜也夫公宮之制內以位敘外繚周垣入則同署出則同門于欲使之廉貪相察動怠相繩以立政體傳之無窮非徒以自養也夫何仕者不做官營私則安於敝陋此何道哉萬載為邑麗帶素筠俗號易治解宇腐壤漫不可支海陽陳崇文吏乎斯土也於是八年矣知其民之可使也乃圖新之南嚮為公堂北為退思之所前為重門旁為吏宇龍亭有庫居貨有藏戒石有亭徒役胥吏居息有舍凡為屋餘百間民見其成而不知其勞迨非才其然乎移之於理何有今夫四方司牧寵賂章

行上之所為民亦歸之剝膚推髓公私罄然掃地赤立民不堪命不革其舊而新之殆甚於斯乎夫司牧而奪其有是盜之也吏之盜吾民也久矣安其養而盜之國之養士士之養於人其端固然哉易之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君子者養人而養於人小人者養於人以自養君子內而小人外則成泰小人內而君子外則成否否者陰柔之極致也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傾則為泰易壞為新天之道也風俗之成政化之行夫豈遠於人哉書曰邇可遠在茲君尚圖之是役之興縣丞陳衡主簿王秀弼相有績以

生員彭用中陳鑑來告紀成乃文其成以詔來世

### 重修廟學記

張元禎 南昌人 學士

萬載縣廟學曠治已久廟制自禮殿門廡下迄庖庫牲殺之處學制自明倫堂齋舍外洎廨會食之所有廢焉難於力而莫舉有敝焉易為功而莫善禮樂教化之地弗急於薄書期會固有司者之常歟成化戊子海陽陳君崇文以偉材宏局起家賢令來是邑爰自下車謁廟視學即惕然靡寧慨然興嗟曰令一邑師帥務孰先此於是經營注措以日以年持無敢慢之心堅其必欲

《東州府志卷之十四》

七十二

就之志甫一月廟櫺星門成既一載學書舍成又數載廟禮殿廡東西戟門學倫堂成又數載廟庖室牲房學齋東西門內外饌堂粟廩解宇成其費也弗糜之官其役也弗徵之民或廢焉起之而加宏壯或敝焉葺之而加侈麗又從而固厥周垣端厥階陛廣厥塗街由是法制宜有煥然大倫廟廷肅肅儼乎

聖哲之臨堂室言言宜於講誦之樂儒風聿振士氣勃張陳君為令可謂急當務者矣學司訓葉福桂瑀咸嘉君鉅績欲詔之無窮乃諗于二尹陳衡判簿王秀遣生員



宋瑤鄒泰來南昌屬為之記夫廟學

國家制自有定廢以壞舉之有司職固然也而顧有忽焉弗之急急之顧必待其人是何異於學者理本固有成厥毀作厥隳非上之人有以致厥功弗可歟茲邑廟學固曠治焉久今陳君乃毅然大為一新之諸士子來遊來歌擊茲盛美其亦反而有所興哉廟制焉久廢而備吾容有久廢弗備者學制焉久頽而昔吾容有久頽而弗昔者因耳目之新日致所以自新而求無於賢師帥異時出而登庸將有以推而大振天下之頽起天下之廢以補造化以參天地則陳君之功寧徒今茲右於廟學而已記也并學以為諸士子告當亦陳君之意哉

重泐雙虹橋記

張元禎

一橋梁之脩於有司詎其重以大者然古人占茲於政今人盛茲於舉古人不曰小且理矧諸大輕且舉矧諸重今人不曰庸有司急者勢否則利利急第樸端于已遑民焉軫勢急第簿書期會之叨遑民焉厪茲其故事則末而有司臧否焉攸係亦弗小也萬載縣儒學左有橋曰雙虹泐於元季

國朝洪武永樂間圯而重脩之至今成化乙未夏霖猝溢  
復衝廢公私泐者甚病焉縣尹海陽陳君璨惕然興嗟  
曰惡茲非吾責哉乃伐石斲材擇人程督仍故址梁而  
甃之樓七其間甃三滴叢之飛桶繫之風鈴脩尺百廣  
尺十二崇尺二十  
復于橋榭俗廟閔王以鎮厥規壯厥繪麗巍焉  
煥焉龍江南浦間而病泐者免矣工肇之歲乙未八月  
訖于歲丙申五月落成際陳二尹衡王判簿秀喻掌教  
淳葉司訓福僉曰茲功鉅矣弗官糜弗民騷宛鬼神焉  
幻而匝十月歛焉于成俟誠良厥畫者微有以章之久

疇能知厥功之自則相與植石橋左而亭之走生員卒  
容李升丐吾記吾謂茲今人盛厥舉而古人占厥政者  
陳君善績在民固殆弗勝書然茲亦証可小之俾就泯  
况茲橋元民之勑則前此有司愧於民已多陳君茲功  
又詎寧賢今有司而已於戲先王之政舉自不忍心焉  
達橋以利泐亦不忍心一端也有司

朝廷責之宣乎此者此猶不舉餘從可知使天下事上以  
下不忍心人人乎陳君茲一橋之能達寧王道焉弗備  
寧世道焉弗隆噫然而難矣

重修清源橋記

張元禎

茲維分宜之地茲津曰清源茲橋成宜春進士劉琬狀  
顛末邑校官教諭覃昂訓導曹健侯榮遣弟子高仔郭  
仁走南昌屬予以記劉狀茲邑耆屬故名鈐岡一名安  
仁宋取義於析之宜春故更統鄉十都三十五里一百  
八東南帶河河西源於楚萍東注於臨江經汝都以匯  
於彭蠡其廣幾四尋茲津所達南抵吉之安福北通瑞  
之高安行旅日絡繹是邑賦役供輸居其陽者膏  
茲焉由先是往來涉者亦嘗病焉正統間知縣姑蘇周

袁州府志卷之十四

七十五

瑛勸助於邑義民聯置浮橋以通濟之而兩涯復峙以  
真武觀音二閣既而洛水橋壞二閣隨圯雖設舟以濟  
而大風濤或衆誼趣輒多溺死者今年春憲僉仁和沈  
公銳以行縣至是耆民素洪等首陳茲患公即為之愀  
然不寧亟命循故事比舟以梁之第以二閣諳續命易  
二亭而其責則顯以屬諸府經歷金壇鄧君璘君蓋庶  
勤而才素著稱於上下焉者於是邑民歆義咸樂佐其  
舉不決辰得錢九十數緡而耆民張國珉翟顯武寶稽  
其工費經始於是夏五月至秋七月功遂成舟計二十又

四通覆以板板外翼木欄外維以鐵纜而兩涯亭間各三其規模制度宏壯堅緻舉視昔有加由是公私往來者唯所之若履坦途焉時雖經府尸其事而獎諭開先實維通守三山高君圭協謀相成實維邑大尹山陰白君瑾既而郡守姑蘇顧君禎奉

命始至目其盛而落其成而請言以紀其實云予維茲役可謂惠民之一端而其成也曾不逾時亦云速矣夫天下民命罔不懸諸司牧者顧多漫不之恤如茲橋廢之害乃爾舉之利則爾微吾憲念動仁愛之念亟有司之

屬則茲邑之生將魚者無既矣樂因循安苟且前之為政者何心哉抑世患大功難成大衆難動第所以動而倡之者非道耳如茲役既不難於成且成之也速雖經府暨太守通守大尹督勦功不可誣然向使其舉而不切於衆能然歟唯夫利罔曰一家害罔曰一夫仁形一心而萬心應義著一夫而萬夫奮茲其功成之所以勃焉忽焉無難也於乎舉天下事成天下務成若時安得百吾憲愈如就茲橋也哉記也因竊附吾感時成化十七年辛丑十月上旬也

重建秀江橋記

陳定訓導

郡之有興作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恩勝義則政不通愛克威則功固濟君子必有不思之恩不愛之愛其體正大而公平其法精密而詳盡俾利澤及人灌溉浹洽而不知為之者所謂怨生一時德被于千載也袁郡城北門外有秀江江有橋橋以江名去府解可二里所前人之述備矣若乃西東帶江浩蕩之循支港前匯縹緲馬縈紆泓馬澄潭波光湛空千頃一碧南為諸山山腋駟道東下起者如驚伏者如踞靡迤而北出者如附如趨橋之勝於是為最天順甲申夏四月洪水懷襄頽波潰決墩礪蕩析川遊靡遺永平劉公懋奉

上命知袁州府始至覽橋圯壞狀甚虞往來病涉航渡顛隤喟然興嘆謂昔王周為刺史見橋壞覆民租車因引過償粟治其橋今吾蒞茲郡而橋梁不脩責將安歸貳守莫公昂通守夏公繼先節推常公琳皆聞而是之謀以克協遵故趾重建而揮使石旻邵琦等尤慨然解犀于時宜春知縣靳敏領其事悉力綜理百爾工作經緯於心秀江驛丞楊仕進程督監護率先凡役採况累墩厥石貞硜堯礪立屋厥材

孔臧俛垂天紳俯跨地帶由是民免病涉岸無印須輒  
輾蹇蹇往來交迥利濟之澤霑乎無窮越明年成墩醜水  
五道覆屋凡二十七楹甍甍丹雘俱極鎮壯其觀舊制廣  
袤如之而堅緻有加既而郡侯以事非細故命定記其後定  
屢謝以不斐不獲迺記之曰惟橋梁之修王政之一事也  
子產以賢大夫聽鄭國政一見涉溱輒以輿濟煦濡姑  
息志不能忍何耶先王之道湮故惟植恩而不以義制  
焉耳故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為政崔公建橋渭水百姓  
咸懷之又因以名之尚千百年至今以為美談公道之

在人心與其大德而不與其小惠固如是哉今世逢

主聖臣良王道復行爾袁得賢守義以濟恩威以克愛政通公普  
下皆率俾以佚使民勞而不怨細大具舉行可辟人抑所謂  
蕩之平之而不知崎嶇委折也與昔杜預橋成晉武臨會  
舉栝勸曰非鄉此橋不立蓋政平施普君用賞之則夫修橋梁  
者詎非王政之事與郡侯之志其果不在茲與使繼是者咸有  
侯之志則當行大政制大義延其去思而不恤其存讜是豈  
惟郡邑民之祐抑亦為守令者之度定際其盛而欲引其  
道於永久迺撰其事以復厥命侯曰吾志也遂鑿之政

重建宜春縣學記

胡榮 新喻人  
參政

袁州郡城北門外有山同州名其麓地勢亢爽夷曠前挹秀江乃唐狀元盧肇故居也宋淳熙間宜春令柯春卿徙邑學于茲因形勢也元季兵燬

國朝洪武七年郡守劉伯起建文廟殿廡櫺星戟門儒學明倫堂進德育才二齋于今余百年而梁棟日就朽腐矣成化庚子冬十二月殿忽頽毀時教諭周榮具實達諸署邑事經府鄧君璘君以興復自任即達于侍御熊公提學憲副鍾公二公相與謀曰廟學既毀當復完美

袁州府志卷之十四

七十九

然非良有司弗克宜遂委璘焉於是移檄交責之君承命夙夜勤敏度基攻位聚材鳩工越三月而廟制鼎新堂室經始又三月郡守顧侯禎縣尹鄭君文來蒞任首詢茲舉胥協勸相未幾憲沈公按節至郡顧謂生徒號舍亦不可少仍作樓七間為諸士藏脩之所自辛丑春三月至冬十有二月而落成廟貌嚴飭規制崇廣冊堊輝煥宇宰奠獻於斯則神靈享師生遊息於斯則德學新民庶瞻仰於斯則風化行先是邑多聞人若陳重黃頌盧肇鄭谷輩行誼文章卓然名世厥後顯擢甲科

者寥寥無聞是春庠生張鳳登進士第其文運復興之兆乎顧侯欲刻石紀諸經理作興之蹟以垂永久推原脩道立教之意以告來學命訓導張注狀始末遣生員彭鳳劉文序謁余請焉榮仲惟

皇明列聖君天下百十有五年所求賢輔治導民善俗考課牧守必以興學為先而學必有廟以祀先聖先賢蓋以聖賢之道載諸經傳述天命敘人紀明王法開萬世大平之業師由是為教則可以淑人心成賢才士由是為學則可以知性天全道德藏諸身而身脩推諸人而

人化無往而不宜是故興學之務九百有位皆汲汲焉不敢怠緩者誠天理之當然根乎本心發諸政事有不容已焉耳豈矯情干譽而然歟是役也運心勞力終始弗懈者鄧君作興倡導則憲臣熊鍾沈三公而統理贊畫則顧侯鄺君實司焉至若善教善學覺昏植弱以明善復性窮經致用以樹勛霈澤使斯民獲福山川增耀則有望於學之師邑之俊秀云

分宜縣重修儒學記

汪諧翰林學士

分宜為袁鉅邑山水秀朗仙臺外倚於仰山秀江東馳



乎彭蠡士生其間率崇節槩而敦詩書有由然矣其儒學在縣治東地勢亢爽規模整肅路當衣冠之衢前有清源溪水之勝山川清淑之氣於是萃焉顧其宮室門廡建自

國初歲久傾圮縣令每致稍葺而理者屢矣然未有能悉力以易之者也成化癸卯今南臺監察御史錢塘莫君立之以名進士來主縣事謁廟之頃慨然有意退語僚佐曰文翁在蜀而學校興僖公君魯而頽宮作及今不理誰執其咎於是召工師集群匠度地宜具畚築伐堅

實之木以為棟梁陶膏沃之土以為甃甃於其頽者興敝者易隘者闢漫患者章施九三閱歲而告成蓋自廟及廡堂齋門庫棲息之廬庖溜之所祠祭之器罔不煥然一新也夫然後人之入其門者見其崇宮峻宇鬱々我々非其堂者見其黼黻冕珽洋々如在至其室者見其籩豆有列禮樂肅只莫不忘其勞敝而相與歡樂之是豈非聖化入人之深而莫君能順道之詐克爾耶雖然莫為於前後將何述莫為於後前將何傳既而江陰曹君原孝來代厥任九於前工已訖而告敝者又從而

脩葺之後工當興而未舉者又繼而作新之僉謂分宜  
學舍遠過往昔二君之功也嗚呼學校教化之本三代  
之所以必興者其養士皆有法也周衰法壞而東漢趙  
宋猶僅得之漢養士以節義廉耻宋以道德中和故漢  
之君子剛毅敦朴悉能自樹於波頰風靡之中其平居  
出處皦皦明白至雖罹禁錮猶奮厲而不可奪宋之君  
子醇正詳雅履規矩而蹈準繩平居則守道義談禮樂  
至遭竄逐亦從容就之而不變是豈上無所養下無所  
得而能然耶我

國家建學立師作意培養有三代漢宋之遺意而祇若彛  
典悉力以作興之者又有如莫君先之曹君繼之士尚  
可操觚弄翰專力於文字以為學耶吾知自今而後藏  
脩游息於其中講先王之遺文踐古人之成跡處則有  
以表率乎鄉閭以敦風化出則當侃々自立效忠盡職  
以勵名節則是宮之所以作所以脩斯為無負不徒使  
學者藉聖賢門戶以為干祿取寵之階而已也故因其  
學李訓導洪謨之請而為之記

袁州府重修儒學記

吳節

安福人  
孫酒

古袁大郡也山水秀麗為江西奧區儒風之盛聞於古昔然科第人物有隆有替有疎有密者以學校之設雖同而長民者作興有勤怠用志有淺深耳茲以前守之善於興創者言在唐天寶間房瑄首立學校而列郡是式乾元中鄭審改建頽宮而士風茲盛迨宋景德竭力營脩者楊侃也皇祐之大肆勅造者祖無擇也他如淳熙之張杓慶元之江古亮延于清朝又有劉伯起周鐸何澄諸君子迭守是邦或脩禮殿或造書閣或更門廡增齋舍皆具載誌書傳之碑刊足徵也然年代攸邈廢興相仍必有賢智而後事功以立不然何因循之多而成功者之鮮歟成化八年榆社常公顯以給事近臣奉

命來守于素暮年而威惠大行士民樂業政暇禮謁先聖廟庭顧瞻梁棟蠹朽墁瓦脫落廊廡齋厨亦將傾側徘徊久之慨然以興創為已任乃乘歲稔鳩工市材開拓遺趾盡撤其舊而新之首建大成殿塗以丹雘飭以金碧煥乎一新次構明倫堂四齋二廡崇倍於昔次廣泮池正其階陞遷廩舍號房於泮東置神庫神厨牲房子

震兌列師儒之舍于射圃之西以間計者六十有奇皆  
明靚奕塏稱止宿焉凡百經費之需皆公所自任不煩  
于民經始于癸巳季春畢工于甲午之閏夏輔其成者  
同寅諸寮董其事者倉大使秦燁也於是郡教授蔡永  
偕諸師儒謀曰公之作新學校功溥而意勤宜有刻文  
以彰成績乃具書遣洋生來徵吾言竊惟學校賢才之  
本也守長政教之先也得其人而作之則風化之行特  
易易耳今常以初政百務所索乃能留心學校大事建  
學不再期而殿堂齋廡咸加整飭視唐宋以來諸名公

之經濟有加美焉可謂崇儒重道為時賢守者矣雖然  
公之所以拳拳於此者無非為興賢設耳士生於斯游  
於斯者豈容以自負乎聞之古素前賢過化之地先正  
啓迹之鄉也以古文言則有昌黎韓子之鳴于唐以理  
學言則有南軒張氏之鳴于宋以科第而論則有盧肇  
舉進士第一父子俱任學士顯於會昌間此皆所當景  
仰而做法者誠能晝而學焉暮而思焉引而伸之及其  
時暢其志而行焉則人物繁盛有光茲土於賢太守之  
作新时期庶幾有在矣謹為序其創構始末劄勒上石

兼做魚頌思樂之什作詩一篇系於後為多士勉其詩  
曰惟袁作郡吳楚之墟萍川西注秀水東馳群峯疊翠  
迴環千里儒文之盛在昔罕比有羨學宮界于閭閻作  
自天寶徙於乾元由唐而宋屢脩屢圯建于

天朝每勤詔旨允矣常公股肱近臣米守是邦重道崇文  
歲豐人和大肆經始撤舊更新易櫺以梓首崇聖殿次  
堂次齋廊廡厨漏罔不克諧象設尊嚴籩豆有楚聖賢  
感惠奚遜鄒魯凡茲駿功賢守所為一郡之華百世之  
規咨爾多士從師問學游焉息焉毋忘先覺文以昌黎  
道必南軒科做二廬庶幾希賢龍山鳳臺凝聚精彩勉  
嗣休風永光學海

袁郡重建廟學記

林瀚 三山人  
侍郎

守於袁而宅心興學愛民者在唐則有房公瑄韓公愈  
在宋則有祖公無擇張公杓汗青所載千百世猶有光  
也迨我

朝克踵四公之芳躅師其心而行其政者昔有江陰何公  
澄茲有吾閩王公俊也公自弘治改元以地官員外郎  
來守是郡恒顧瞻學宮傾圯日甚時臨師生嘆曰敝矣

鼎新者吾責也然當宣化之初恐用民財力或有不堪  
謂宜徐圖之越五六載政通人和境內大治遂偕二守  
姑蘇周楷郡判新安鄭循協謀舉之且以規畫財用萬  
無病民大端告于臺省諸公一惟注措是從乃集功于  
肆取財於林伐石於山陶瓦磚於冶爰命義官劉頴者  
董其役而以黃定武相之首建大成殿兩廡及戟門櫺  
星門門之外護以石欄皆極壯麗出于舊制殆倍蓰什  
百耳後建明倫堂四齋以及神厨庫庖之類皆漸次告  
成是役也始于弘治甲寅踰丁巳秋畢工其廟學規模

煥然一新觀者罔不稱嘆未幾公已秩滿尋拜東廣叅  
政之命以去尚念師生解宇軒舍容有未周回顧猶歉  
然者適蘭谿童公勉和又以給事黃門出守于青改任  
于袁凡前人慮有所未及功有所未加者悉力替之用  
成厥羨宜春劉侍御德資爰述其始末如此請記于石  
以示將來惟夫泮宮脩矣黎庶無告勞者非賢郡守愛  
民興學並行而不悖未必功之克成而下之無怨也况  
素為西江大郡代有名公守之如房如韓如祖如張如  
何如王如童者心同於興學心同於愛民孰謂教化之



屬邑今吳君蘭經畫其事吳君吾姑蘇崑山人也以進士宰是邦敦尚儒雅祇命惟力事既就緒遂以其地為學屬適提學按察副使邵公寶處歷至邑見故殿屋材頗良不欲廢又屬君改而為堂題之曰奉詔視學之堂既成吳君使來請記仰惟

聖朝以孔子之道理天下郡縣建廟設學無間遐邇士之起而升用者率此焉出而兩京十二省必設臺憲總督之則學校者出治之地而提學使又士之本也任亦重矣肆我

皇上法古圖治尤以教化為先務選督學政率用哲人故邵公特奉簡命蒞於大江之西所至較藝考行以身率士務造真材用稱

上德意一時陝西有王公雲鳳山西有王公鴻儒湖廣有姚公文灝廣東有潘公府皆與公聲名相映發可謂盛矣素統邑四分宜去郡治八十里山水清僻俗樸尚簡公每出道必由且嘉吳君之能官而不以擾治也至輒留連乃去於是風聲所及素獨先受賢大夫不謀而同皆欲為公所為而是邑遂有斥浮屠廣學宮之事遺廬



巋然莫定攸處公則又扁之名而為堂焉其曰奉 詔  
者何九提學使出巡必奉 勅書行事示有尊也曰視  
學者何斯堂之設非游非息惟學政是視示有專也惟  
夫子之道賴

聖皇而行行道之 詔又必良使者而後有成功昔李泰  
伯之記袁學固嘗謂于有司之難矣袁定本郡宋去今  
未遠分宜士宜稔聞之今是堂也撤土偶居 制使黜  
夷狄談唐虞俾其民曰異端去乎士曰吾道尊乎蓋莫  
不有以知厥志之攸在也夫

朝廷所為 詔公者宜不外是而公獨為之然則善奉  
詔者莫如公善視學者亦莫如公無他正其邪而已矣  
嗚呼休哉公字國賢直隸無錫人登成化甲辰進士第  
由戶部郎中陞今官淹貫經史贍於述作志操端正古  
人流也故其為是堂有韓歐排佛之風不可以弗志遂  
書以載之石俾後來者知堂之所由始

袁州郡學廟器新成記

劉案 訓導

夫自大學編及天下州郡若邑惟孔子之祀之盛日必  
上丁祀必用王者之禮樂何哉孔子之道植三綱正五

常繼往開來萬世永賴與天地育物同功非若自古帝王道被一世則功亦止於一世功止一世則其記事寧與孔子侔盛哉袁郡左廟右學前守三山王公俊實營度之然祭器樂器猶未暇及比歲辰陽賈公澄以名進士蒞是邦興學造士於斯深注意焉乙丑履端公謁孔子廟歷觀几筵顧謂諸生曰嗟乎禮樂未備何以奉神靈而表誠敬也衆再拜曰惟公其圖之公遂考古制務殫厥誠絲是籥豆簋簠樽俎壘爵之飭琴瑟磬管之音羽籥綴兆之容秩然大備凡器以磁者悉易以銅餘各有差

樂工舞師哀而習者洽旬始事於是月之辛丑告成於丙辰公省之曰此直器耳有本焉敬與和而已矣祭之日公肅雖對越執事者罔或不駁奔禮之周旋樂之節奏一時觀聽者莫不稱賞嘆息既竣事諸生復請曰茲學之制甲江右而門為弗稱公命卜之門於左方且鑿泮引泉而通道其傍徒衆志也嘻公之興學固其夙心抑公之為理所操以正壁猶立木四達之衢無少缺側有目者之所共覩故其施為知所先後斯舉也民不費役不煩而亟收功焉昔在周則有魯侯能脩泮宮在漢則

有蜀守文翁能首儒學今公能法古之大同於魯蜀是  
不可以無述庸識之石俾素之人士知所嚮慕若夫器  
數之目則列之碑陰弘治十八年三月望日

素州府進士題名記

徐璉見職官真  
定武邑人

素為江右名郡風土葵壇山水明秀士習儒術敦尚藝  
文登科第而擅芳名者時不乏人成化初劉守立石郡  
學備刻進士名氏李學士為記迄今五十餘年風雨剝  
落漫不可讀正德丁丑冬進士郭君敘承

命歸省宜陽告余曰某舊遊芹泮見殘碑缺壞及先大夫

與續登者皆未獲鐫謀欲改刻第志有未伸力有未逮  
弗果今獲登黃甲其志遂而力可為也請為記以垂永  
久余曰郭君雄偉之器真有志者事竟成矣及思修舉  
廢墜郡牧事也遂命匠治石爰咨同寅舊刻止府學所  
出然屬邑人才皆素之望也詎可自立町畦欲將郡邑  
國朝登進士者併刻之同寅曰善迺以科目先後彙次名  
氏題刻附其官於下虛其地以俟續刻余考成周以鄉  
三物教民謂之賓興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于  
天府其求士之重與士之自重可見矣迨漢舉賢良方

正射策對策已有科舉之習至隋始有進士之科唐初  
進士明經並盛後中葉明經漸輕宋熙寧王荊公用事  
改取士之法進士獨存明經始廢其間或因革或輕重  
或得失科舉法制尚未兼備至我

朝洪武開科以來進賢之途雖多惟以科目為第一等事  
而加重之三年大比秋選于京闈藩省謂之鄉試春選  
于南宮謂之會試重考官設監臨主提調與夫巡綽受  
卷彌封謄錄對讀各有所掌三場命題各異其法制詳  
矣及會試中式者策於廷定其甲第授以品秩名為

### 進士詠日

天子登寶殿傳臚賜冠服寶鈔有等名掛金榜宴錫瓊林  
刊示有錄立石題名大學釋菜解褐視政九卿其禮遇  
厚矣厥後循甲授職雖有內外之殊要其考績擢用歷  
躋卿相者率多由此其任用重矣上而光顯祖宗下而  
垂裕子姓近而播名當時遠而流芳後世其榮耀隆矣  
與是選者盍思

上之所以求賢者為圖治也夙夜惕厲修職業竭忠誠以  
共成正大光明之業庶不負

朝廷寵任之重而膺顯名亦無愧焉苟徒藉口耳之學取  
拾青紫貪饕富貴名雖登籍實碌碌耳諗茲勒石俾登  
甲第者傳名於不朽雖未顯註其行跡然名實黑白自  
有不可掩者矧立于風化之地公議攸寓邇來素之士  
子席珍藏脩負奇望者雲集慕進士之名時或誦覽將  
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名與實稱可以為法某也名與  
實拂可以為戒奮勵磨淬涵養胸襟期刻是石而為全  
人之歸則題名之舉匪直專美於先達抑有以啓迪後  
人也故記之置於明倫堂左

仰韓堂記

素之府治後堂舊名景韓今易仰韓蓋以韓文公莅守  
是邦後人慕之而取雅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義以  
揭扁余與同僚當幹濟協恭之餘休暇會談之頃踵其  
所躅息其所處撫其山川故跡覽其棟宇遺址思其政  
教之所施設接目警心每興悽愴秉彝好德之心自有  
不能遏者時或賓客士夫往來登斯堂者皆起仰慕或  
有知其名而莫知其希蹤之實猶拳拳致問焉僚友屬  
余為記刻石以便仰覽余考公貫昌黎居南陽後魏封

安定王之裔也生于大曆三歲孤苦隨兄韶嶺兄卒託鞠鄭嫂幼聰敏日記數千百言比壯六經百家群書罔不通貞元八年登進士第十二年入仕途署觀察推官遷監察御史改江陵法曹參軍三為縣令三為博士三為部郎轉考功制誥進中書舍人改太子右庶子貶潮州刺史移刺索州拜國子祭酒為京兆尹前後五轉侍郎贈禮部尚書奔馳險途靡費時月趨朝之日無幾矣在當時如皇甫鑄李逢吉忌直誹擠可為痛惜間有知者以為才高運蹇不知者以為違世自取殊不知公

索州府志卷之十四

九十四

惟以濟時行道為心鮮不以寵辱為欣戚闡六經排二家以開示後學為已任是以百世之後人皆起慕而况吾素所守之地哉粵唐以來郡牧不可勝數何獨仰韓豈不以韓之才之賢可為程式而諺揭以名堂也余粗其可仰實跡以為來者告事君仰其忠交友仰其信愛民仰其政養士仰其學卹孤仰其慈進諫諍仰其鯁直扶世教仰其原道排異端仰其佛骨表除民患仰其馴鯁魚憫收贖仰其禁為隸慕文章仰其泰山北斗酌古準今驗諸用而揆諸體究其言而踐其行斯得其仰之

之實矣或曰人品懸絕不可企及余曰不然天之生人稟質雖異賦性則同顧所為何如耳伯淳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濼溪以明通公溥為學聖之要殆與顏子希舜周公師文相符合也聖賢之言豈欺後人者哉觀此則韓之賢苟得其仰之實則亦無不可至之理矣理淺陋無以恧憾無聞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可以已不足畏而謂秦無人也故忘其塵穢掇拾顛末以發仰韓之意為後人勸猶未敢遽以為是俟有識君子觀之求取正焉

浚渠亭記

宜陽官渠考諸志唐元和中刺史李公將順因郡民恒罹火患距西郭外南行十里許舊俗名鯉魚潭下兩溪夾洲相地勢築陂漲水鑿石開渠延山麓引入城縈迴曲折可容小舟抵東門北隅注秀江其始為弭火災而民田藉以蔭灌者不可頃計其智謀訐遠比之白公穿池陽渠鄧艾開白水陂功尤過焉郡民獲利思德目之曰李渠後二百年淤盡宋至道中王守懿大疏之元禧年通判袁延慶再疏宣和年通判孫琪繼疏年久湮塞

至我

朝洪武初劉守伯起重疏如舊迄今弘治年朱守華疏後  
壅頽日甚正德癸酉歲璉來守抵袁江北嶺火起左右  
告曰舊有官渠備火久塞當疏余拒之曰未下車愧無  
先聲以為民望既下車未能反風以拯民災遽興征役  
勞民力費民財殆有不可未幾旬日回祿三報燎燄益  
熾民心驚悸余曰古渠之疏或有待於余也乃詢及吏  
民耆老謀諸僚友皆曰當疏遂督集夫匠循舊堰址疊  
石覆土高數尺闊丈餘堰固勝昔淪渠培圳決壅砌頽

分布併工未半月告成諏吉放水上下流通外而原隰  
坵畦內而井塘池圃灌溉霑足居民飲食滌濯咸取給  
焉繼後防微杜漸視其塞者即疏之水流不息適今戊  
寅上巳前余與諸同寅巡行渠堰虛見整豁委會地勢  
殊勝嘉其景而憩焉縣尹張參亦與畫為經久之計欲  
建亭立石以紀事過月餘亭完余携僚友佳客會飲以  
落之躡亭棟簷軒昂窻扉耿爽背巖谷面洄流穿石越  
嵌湍激潏濩前有怪石盤踞巖然如企如伏其遠  
翠巒屏環列龍嵒傍村多楓柟松篁近渚多蘭芷蔬蒲



野花競香幽鳥諧鳴駭娛心目余嘆曰山水之景在在  
有之顧所遇何如耳會稽山陰不有蘭亭則翠峯流觴  
付之荒沒斯亭之作山增其輝水益其媚信乎有徵矣  
賓主飲歡羨賞賡詠令尹請余名亭以記余遜在座者  
各立名擇之少頃有曰香泉有曰清流余知香泉蓋取  
醉翁琅琊泉香酒冽之義清流蓋取五柳東望臨流賦  
詩之義命名雖美吾懼後人欣慕異景將以為登遊逸  
樂之所與古渠通塞不加之意焉余欲名曰浚渠使登  
斯亭者知為渠而建覽斯記者知為渠而作又知渠開  
創於前者如彼之難繼浚於後者如此之易利澤及民  
者又如此大且遠感激民牧修葺䟽導自不容懈利民  
之功將垂之無窮豈特專羨於前哉衆皆歡騰交口稱  
善遂扁諸亭而刻諸石

重修宜春縣學記

宜春邑學舊附于州學宋淳熙間郡守張杓始與邑宰  
柯春卿議建今地即唐狀元盧肇故居也元季兵燹至  
我

朝洪武七年劉守伯起重建迄正德時久頽圯日甚七年

姚守汀始撤舊鼎勅大成殿兩廡通判錢君士宜董其事諸生議與秀江驛易地啓提學李憲副允其請姚守以事去未成癸酉冬璉來守慨前歲荒民饑未蘇其興學考課止循故事修舉亦失之畧乙亥歲師生舉易學事詢及甲子科後士子勤業勝昔獲效甚鮮或疑於風水不利余曰不然觀學之規模遠面春臺近臨秀水西橫畫舫東峙盧洲旁有墨池石筍之狀背有巉岬峻嶺之倚不可謂無形勝也况成化丁酉張公某舉鄉薦登辛丑進士今任副都御史有重名亦由舊學所出何以改為詳考前代庠序學校之設逮我

國家尊崇聖道建學立師陶鎔士類基風化固國本貴得所養也濁者養之以清薄者養之以厚愚者養之以明柔者養之以強邪者養之以正過不及者養之以中一旦登庸顯達必能奮忠義忘身家爲民庶無愧爲士之名矣若鼓瑟彈鋏足趨趨而口囁嚅自衒自媒孳孳於幸進此古士羞為恥談也諸生汗顏而退過月餘復請廼權宜處之欲正方向疊江改門其經營曲折尚多謀諸師生曰可謀諸別駕黃君信及諸同寅曰可遂

積木石置磚瓦分屬工匠委典史侯鳳暉監工建明倫堂及東西二齋各五楹分暨學官三舍於殿東空地江崖築土壘石增闢文餘填塘窪易民田度方正築墻垣改櫺星門建興賢樓立育才坊環抱向水併力勤功三日落成黌宮煥然一新過者駭矚丙子秋闈庠生郭鵬獲解元選余喜幸自語是雖人事盡天理見群疑藉此破矣將來豪傑輩出儒風益盛亦未必不自此而不振耶越明年秋初余述職南還適通守朱君祺徐君麟節推陳君輅接踵下車莅學嘉其事陳公復立亭三間於殿

東隅空址移舊石刻司寇象於內新任邑宰張參同教諭陳空訓導林昭趙通率諸生請余記以紀事辭不已應之論及李泰伯郡學記雄文巨筆振勵士風久矣余愧鞭線恐未慙眾意諸生曰雖然亦有疑焉末云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不幾難乎余曰此為處變發也俛首靜思聖門誘人因憤悱而啓發於此不言則諸生之惑終不能解是余誤之也乃進於堂而語之忠孝一理也孔子云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曾子以事君不忠為非孝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正謂此耳若夫比干剝心死

忠也季詮隨溺死孝也觀夫魏徵願為良臣虞舜大杖則走則知死忠死孝不若生忠生孝之為愈余冀諸生為子盡孝為臣盡忠要亦經權適宜耳諸生欣然拜而謝曰生雖不敏願以是自勗

### 盧洲書屋記

宜陽東郭外東北陬百步許秀江中流夾洲乃唐盧肇肄學舊址也登會昌三年進士第一後人竒其地靈目曰盧洲歷歲悠遠景物蕭條惟洲跡躡踞猶存終鮮危慮後為郡民所得農者漁者往來過者陋其坵墟穢其

藁無利無所產睨之曾少注目主人欲貨價雖廉恨其無來售者有年矣幸遇鄉宦大中丞劉公以科第傳家為子擇地以教之慕其名往而相度欣然動中此地可以洗硯可以濯纓可以採玉釣鼈可以乘風破浪可以登臯舒嘯臨流賦詩也舍此何求廼輸已貲以買之修平藝植構精舍於水滸豎孤亭於洲上六經諸子百家書積萬軸令其子庠生社與姪禧居是焉社生豪俊穎敏尤拔萃朝夕玩讀時會直諒多聞之友資以濯磨扁曰盧洲書屋嗚呼崑山之玉以陸雲而得名陳蕃之

榻以徐孺而後顯地靈本於人傑審矣雖然時也運也  
地與人同耳按此洲盧喬之後迄今六百餘年矣茲幸  
主劉誠陰剝陽復晦極明生之時也洲與人其有遭焉  
適正德丁丑中秋翌旦邀余寮寮會飲冠蓋溢止第見  
嘉木幽芳芬菲歲蕤翠達巖畔渡洲又見飛簷倒影湍  
波縈迴鳥鷺戲汀睢鳩鳴渚舸楫飄帆鼓柁嘔啞颯然  
而金風浙瀝澹然而灑氣肅清其烟霏雲霞續然而拂  
騰出沒時景與物景若相得也韓昌黎有云賢者所居  
之處山川爲之明媚草木爲之津潤也信哉及入室象

管龍紋鸞眼藤角文寶精緻竒堆帙案公延賓朋忘尊  
卑之分盡東南之美唱酬交作情洽醉飽其子姪竹立  
儼然謝家蘭玉燕山實郎余欲叩其所蘊而問生曰士  
莫先於立志而志之所學所師者何歟生對曰所學者  
格致誠正之理脩齊治平之道所師者講道則宗洙泗  
之繩規窮理則依紫陽之遺訓作文則踵子長之芳躅  
吟咏則竊草堂之鼓吹字書則襲臨川之巨筆余嘆羨  
曰此真儒也又知生養之純學之博才之富重望無虛  
或有惜其志之不遂者豈知生之志哉豈知天造就乎

生者哉譬之水與射焉溢於既盈之餘則其流必長發  
於既穀之後則其至必遠今日之屈異日之伸也將來  
聳壑昂霄掇巍科躋顯仕潤澤生民笙簧治道是即溢  
於盈發於穀宦業洪遠未易以涯涘耶夫然則地靈歸  
之洲人傑歸之生庭訓之功歸之大中丞名當更為劉  
洲矣非余私情也衆人之公望也余嘉其地慕其景重  
其人廼為之記生其勗之以徵吾言

袁州府舊志序

王一夔

新建人春坊諭德

袁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星紀為斗分野周末屬吳楚秦屬九江自是或為郡或為邑建革靡定隋開皇中始因袁山而置袁州我

朝仍之而非為府轄邑四東距臨江之蒙嶺西抵瀏陽之鐵山南據吉安之伏虎峯北連寧邑之大陽巔廣二百九十里袁視廣半強方六倍于袁其間山水秀麗四塞環固人才物產之勝亦江右上游之名郡也舊有志多舛錯落大守永平劉君懋同知東吳莫君昂通判杭郡夏君繼先推官清源常君琳亟欲編正之而難其人於是徧擇境內之富學識而克勝厥任者得郡司訓山陰陳君定而屬之陳君取舊志合衆說撫遺事爰繫別疑處分胪列為凡例二十有九總之為九卷於是環

千數百里之內上下二千年之間若疆域若山川若風俗若形勝若土產若貢賦若人才若名宦若橋梁壇祠寺觀仙釋之類可一覽悉得之劉君等喜書有成將繡梓以永其傳乃謁予序之竊惟自古疆理郡邑凡隸于輿圖者莫不有志以記之然志之作非得夫而人則近不足以啓士夫之觀覽而遠不足以垂示於方來蓋必考據精紀載當去取公斯為稱也今觀是志之作可謂得而人者歟志得而人將后之生於斯長於斯游宦於斯者得以觀焉凡其所以脩己所以善俗所以居官一惟前聞人之卓卓者如韓李歐陽諸公而景仰師法之則禮讓之俗興循良之政舉其有益於後人功豈淺哉然則是書也豈特足以啓士夫之汎覽於一時已耶因劉君等之請姑書之首簡

同寅協恭序

徐璉

見職官真定武邑人

同官為僚其來尚矣詩詠民勞書載共政又曰同寅協恭蓋古者冢宰以八法治官府迨及我

朝革封建之政立郡治之法在內有府部院寺司監之制在外有藩臬府衛州縣之設各建官以掌之及慮政務



繁冗一官不能獨治又分官聯事以佐之即古官聯以會官治是也但任是選者負重託之寄薄僚友之情見利忘義自相矛盾予嘗考乎古之善友道者如寇賈結歡情李郭勉忠義雷義以薦讓陳重宗元以柳易夢得與夫代貶分謗者可數也至若蕭瑀性狷而寡合文靜酒酣而怨望盜錯避居鄭盧撲硯比之薄交賣友之流耳予與諸同寅公餘休暇九可以爲法爲戒者蓋嘗判其淑慝以故箕塵刮垢實踐協恭乃有今日之盛舉璉號玉峯祖貫恒山叨中黃甲而郎官戶曹重分虎符而

濫膺五馬治中別駕黃氏君實譜溫陵而留守金臺登甲第而歷任秋官宜陽輿區兩設監郡天吉朱公武昌世家而蚤占經元文瑞徐君越塘巨族而先任光祿職司節推陳字以載冠端溪之英豪掇甲子之高科地雖殊而官則同事雖異而心則一寓公堂則端莊正論處私所則和氣藁人以至議政務賡賦詠勸德業規過失高談雄辯畧無阿諛詭隨乖忤之謂真無忝於協恭矣予嘗慨夫今之為僚友者或有居尊而凌卑處卑而傲尊剛者如其懦奸者弄其愚渾渾而詰皎皎汶汶而訾

察察嫉賢生讒妬能與謗擅竊權柄回護吏僕面交心  
逆詆侮鬪狠甚至落陷弄弗手援反擠之而又下石焉  
者此天壤間罪人也予同僚五人無是病焉嗚呼人心  
不同有如其面父子天性也猶有借鋤德色之形兄弟  
骨肉也猶有闔牆角弓之反矧僚友異姓而同處合衆  
而為一協恭誠難矣哉或問曰其知死生存亡之一體  
富貴貧賤之一致乎予對曰均知之知之斯可以言協  
恭矣雖然協恭善哉恐而畏之者當思其職也職有不  
盡則協恭之道墮當慮其終也終有不善則協恭之道  
廢同寅唯唯序成繼誅設宴於仰韓堂名為五友協恭  
會遂各書一軸懸諸亭俾朝夕警省韞諸匱俾子孫以  
為世講焉

廣右唱和集序

人臣立身行道險夷不變而建炫赫之功於世者要亦  
有節義以為之根抵豈惟人臣仗此而國家興敗盛衰  
之機亦係焉粵自三代盛時有學校以養之有教化以  
率之為臣者皆知奮發義氣共成雍熙之治延及東漢  
數君子庶無愧焉迨元興以降貴戚專權嬖倖寵任紀

綱廢弛當是時其在位者若袁安楊震陳蕃李膺  
之儔面折廷諍用公議以扶其危至有觸冒斧鉞  
僵仆於前視死如歸而忠義之志不屈以故終漢  
之世不軌之徒猶知忌憚罔敢直遂每以尊漢為  
辭而漢之社稷危而遲亡者謂非仗節義以維持  
之耶余與宜陽大中丞張公深有取焉公以英邁  
不羣之才素以豪傑稱自弘治壬戌歲分符滇南  
政平人和當道以重望推委深入木邦著撫夷大  
功時以單騎見虜頌之

詔賜綵幣越乙丑秋適廣西思恩軍民府土官府守  
岑濟謀為叛逆殄戮之後撫鎮等官疏奏改為流  
官下庭臣會議新設流官乃起家之始祖必選用  
得人庶克有濟銓曹以赤心幹事才識優長素知  
夷情者首推公疏擢廣右臬藩大叅掌思恩府事  
請

勅以重其權考思恩乃古百粵地民多犺撞不事詩  
書近雖粗知禮義而夷風未變且繼以開創流職  
更化尤難如入虎穴探龍領聞者鮮不歔歔鬱邑

跋前疐後垂首喪氣委靡不振而公以剛大之氣素  
養於集義無害之時故忠肝義膽每發於臨難處變  
之際公之言曰吾聞之九夷可居蠻貊可行昔方叔  
南征而蠻荆來威南仲城朔方而玁狁于襄周公攝  
相事而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苟明夫慎德懷  
遠之道征討綏和之義雖夷狄之俗醜結可化為冠  
裳馭舌可變為絃歌矧恩地歸版圖民屬統馭貢  
賦中國有年矣何不可治哉衆皆矍服將趨裝戒行  
察案及遊宦故舊携相舉餞贈以佳什暢別懷播德  
政勉忠義而公之賡詠慷慨奮發傑然以忠義為已  
任更相唱和近一百七十餘律觀者云

袁州府志卷之十四

一百九

聖主恩深當死報丈夫義重敢生還之句則知公中有  
所主不以險隘易其操及抵郡岑濬族類占據府城  
抗拒進治公僑寓南寧設法招撫謀擒訊醜方入府  
任事撫以恩畏以威夷民信服帖然四載無干戈甲  
冑之擾殆與龔遂平渤海狄仁傑撫戎而得懽心相  
侔儼焉及躋顯要磊磊落落蹇蹇諤諤無嚵咿嚅呢  
之態是宜勲業掀揭克全晚節於未艾益知贈者不

失言受者無赧色余以節義歸之足徵矣公搜篇帙  
圖錄以傳迺借聽於讐屬余為序余以長者之命義  
弗敢辭謹述其槩以復若特書大書耀琳琅而薰汗  
簡將有歸於操史筆者

萍鄉縣志前序

袁之屬曰萍鄉巨邑也在元為州至

國朝洪武二年改為縣三隅七鄉編戶一百三十里地  
界吳楚水接瀟湘其路則通江夏川廣雲貴之衝襍  
往來士夫景慕形勝每詢其故跡恨無志考證前有

袁州府志卷之十四

一百一十

司因循曾未有加意者正德丁丑夏鳳陽穎上高氏  
名桂擢宰是邑越明年政務之暇慨興修舉因與翰  
林孔目臨川鄒君暘素善稔知學博才充遣吏禮請  
修輯申於府余嘉其善慮恐志懈諭之曰前有所作  
則後易為功是邑故無志創修誠難矣哉難之中有  
尤難者寓焉蓋志古史之流也國有史地有志體制  
異而書法近似然修史隱處於密閣幽室之地藏諸  
金匱俟後世方出雖有威福之權法不得而撓之其  
秉筆之公職司之重昭然矣及觀修志操筆之頃駭

人耳目間有遺錄直述者浮議沸騰排訾沮厄鮮克  
終其事毋謂百里之邑而無滑稽之口當速成以補  
闕典過二月餘遣庠生持志稿若干卷余與同寅啓  
覽見目錄條分事實詳悉或疑其繁且華余曰邑之  
志固如是也在

朝廷有一統志紀天下之事跡撥繁就簡歛華就實  
詳則弗勝書矣在藩司有省志紀一省所屬之事  
跡視一統志加詳焉在府州有郡志紀一郡所屬  
之事跡視省志又加詳焉至於縣他無所屬不過

紀一邑之事跡繁且華而益加詳焉宜也雖然簡  
失脫畧繁失冗複朴失俗窘華失浮麗適中者蓋  
鮮矣今觀斯志若風土形勝財賦吏治人才忠節  
之類府志所載者盡收之其遺畧者考訂羣書博  
採流風延訪士夫耆老之談比事立言彙次成編  
繁不涉於複離華不流於浮誕就中書載直筆殆  
與史法合也則鄒君館閣才名信不虛譽志成爰  
命鋟梓以傳便考覽勸風化裨政教使將來觀風  
纂實錄者采取焉則高尹創修之功久而愈彰矣

余愧誦薄叨任表守因其請輒謬序於前若高尹居官歷履嫌於治屬故畧之

頌

分宜縣吳侯遺愛碑頌

黃雲 崑山人

皇明定律令禁見任官立碑蓋官見任則以勢位臨民為之書德政頌遺愛者不免曲筆諛辭禁之所以懲宋元之弊也宋之南渡元社將屋凡書德政頌遺愛者穹碑巨碣林立於公治之宇佛老之宮山水道路之會君子以仁厚望人固不可皆謂之溢美矣實視史遷所傳循

東州府志卷之十四

一百十二

良之吏則有間矣夫惟既去而思沒而慕久遠而不忘者必其德政可書遺愛可頌若分宜吳侯斯無愧矣侯諱瑠字德潤淮安山陽人也景泰五年賜進士出身七年春來知縣事盡革積弊一切屏去前政繁瑣門無監鑰而私謁請托無一敢至適饑饉荐臻民艱食侯憂切於心殫力忘勤加賑恤民賴全活者甚衆謁廟學顧頽廢欲脩建成以歲歉請緩其役侯曰教化所基他可緩是可緩耶規畫財用工徒子來不日成功歲常稔民亦多流徙侯詢其故眾白以民稠地寡無恒產糊其口於

異縣耳俟聞之入山谷相沃衍處勸率墾闢成田土量  
丁力給畝數俾種藝為業而流徙悉復舊稅額重且徵  
收粒米山農躋跋歷險負運不便即偻由中上官許派  
折色至今利賴先是歲辦軍需物料祭祀勘合各項用  
度所費不貲汚者棄之為奸利俟總計槩縣里甲銀數  
里以兩甲以錢不過於六比前數省大半而民便用足  
上官嘉之取其法通行一省為定則焉民投陳訴訟慮  
隸卒擾害一不差遣令原投陳者拘攝民信俟之令樂  
趨訟庭無敢後兩造具備決以片言莫不帖服既訟而

頭息聽由是刑清訟簡獄無繫囚時邊方有警守發來  
州兵往征所過輒肆掠兵艦將抵昌山俟單騎迂勞為  
防禦出境民得無恐至於修清源之浮梁備淫雨之暴  
漲歲旱齋沐致禱甘雨隨至文告城隍市虎遠遁其惠  
既足以孚於民誠又足以感乎神則其成治邑之功豈  
幸而致哉俟治分宜六年吏部書上考天順六年以悉  
闕風憲徵車馬戒途謳吟載道如失父母授監察御史  
成化改元監陝西軍三年巡按廣東積勞成疾卒於官  
巡撫都御史韓公雍以聞遣官護柩歸葬仍給其家蓋



異數也今四十年矣父老談侯之舊政尚嗚咽流涕儒  
學諸生件右侯之政蹟陳於知縣吳蘭圖壽侯之傳君  
以衆所欲請於知府朱公同知許公二公以衆志非阿  
私欣然謀協乃走書幣委雲文諸貞石雲考歷代取士  
之制不一明經其一也今制取士一以明經蓋以經為  
聖賢適用之具故用本於經者則純乎仁義而無功利  
術數之雜侯以明經進而其治乎已者持敬秉公守法  
行簡治蹟平易皆仁義所發昔人明經致用乃於侯而  
見夫効之實焉故既去而思沒而慕亦理之在於人心

者不容混也朱公名華字素卿許公名鵬字雲程卓異  
之政皆可書吳君初政簡肅能盡人情事變之曲折衆  
屬以前政之傳者所以異其踵侯之芳躅且同姓非偶  
然也雲臧瑞之教事當執筆紀載此特書侯之德政之  
繫於今宜者耳然辭慚不斐山深世長後之來者師範  
侯之政治而於是乎徵焉雲獲托侯以不朽抑何幸哉  
頌曰治平第一有漢吳公雲仍流衍追躡古蹤作民之  
牧憫民之恫如疾在己必求藥攻扶養元氣復於實充  
昔豈無令屋雨衣風今有父母粟餘布豐破啼為笑舉

目融<sub>レ</sub>變呻為謠盈耳諷<sub>レ</sub>

天子有召以旌厥功我<sub>レ</sub>冠豸行<sub>レ</sub>馬驄桂嶺炎海為虬  
遊空民之懷矣于今州霜乃告新尹以祀一宮郡侯別  
駕與尹志同匹其休哉用發耿光永昭於遠惟堅是巖  
篆刻史頌曷其有窮

袁州府志後序

袁州以素山名素山以素京名  
素京高士也讀書山下人以名  
其山後遂因之以名郡歷代相  
承建革靡常至我

太祖高皇帝削平僭偽混一寰宇改

袁州府志後序

袁州為府領縣四而宜春附郭  
分宜居其東萍鄉峙其西萬載  
環其北廣以里計二百九十輪  
以里計二百一十方踰千三百  
里山川秀特戶口滋殖風俗醇  
美城郭完固宮室壯麗貢賦重

大物產蕃盛名宦相繼人才輩  
出寔江右一大郡也郡舊有志  
舛午異同識者不能無議真定  
徐侯璉以地官尚書卽出守去  
年冬下車首詢及此慨然有文  
獻不足之歎乃禮聘嚴內翰維

中氏脩之維中郡人也有才有  
學有識不數月成書侯謂鳳宜  
序其後予惟郡之有志其來尚  
矣昉於夏書禹貢周禮職方春  
秋列國之史漢唐宋輿地之志  
所以辨土疆陳職貢同貫利彰

人文志非史史類也有史之體  
古人謂作史有三長而志亦不  
可闕一志豈易為哉所以江文  
通論作志之難信矣於戲匪志  
之難也難乎其人耳維中大史  
也脩

國史者也其為小史外史之事輕  
車熟路何難之有哉發凡立例  
提綱析目莫不有書法存焉彙  
次成編俟遂鈇梓以傳噫侯自  
視篆以來庶事畢舉而於是志  
尤倦倦焉用心如此可謂知為

治之先務者矣他如濬渠以滅  
火練兵以弭盜興學以造士明  
允以折獄禁革積年之輿阜賑  
濟無告之困窮未及一朞善政  
四達歷々可紀予非阿其所好  
者庸書以俟若夫糾舊志之繁

孝州府志後序

四

病續志之畧叙新志來歷之詳  
自有董狐之筆在前不俟予三  
尺喙

正德九年歲次甲戌秋八月吉

賜進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奉  
勅巡撫山東等處地方致仕郡人張

鳳書

去州府志後序

五

